

說部叢書

第十集
第八二部

歷史小說

西班牙宮闈瑣語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最 有 興 趣 之 小 說

林

說

每集二角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其中寫實小說。標新領異。尤承社會歡迎。茲特將一二三。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彙刻成集。名為說林。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陸續出版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四月十二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廿七日再版發行

(西班牙宮闈瑣語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發行人兼
著作人

商務印書館

右代表人

上海棋盤街中市
印刷人

印刷人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鮑 咸 昌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谿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西班牙宮闈瑣語

記得前年跟我哥哥（西班牙國王）到本國南部去聽得人說塞維里 Sevilla 一位紳士有一隻南美送來的鸚哥能說皇后萬歲紳士稀罕到什麼似的但是不多時我國就革命了把國體改做共和這鸚哥那里知道仍舊喊着皇后萬歲須知當時這四個字擺在嘴裏非但不討好可是犯忌諱的紳士就把他關在一間屋子裏親自去教他說共和萬歲好一個聰明不過的鸚哥不多時居然能說共和萬歲了但是他的記憶力很強過了許久還是不忘記皇后一個不留神就順口說了皇后萬歲紳士又用了許多工夫好不容易纔專說共和萬歲偏偏不湊巧不到幾年又鬧出二次革命的大風雲來把共和推翻改了君主政體這時一般國民都趕著說君主萬歲共和萬歲的一句話又不時髦了紳士只得重新把鸚哥關起來拚著工夫要他說君主萬歲鸚哥摸不著頭腦一時變不過來紳士十分著急不免用了些強迫教育的方法過了一會子就把那鸚哥麻煩死了咳！這聰明可貴的鸚哥還不如

能。鳴。的。雁。往。時。中。國。田。舍。人。家。有。兩。個。雁。一。個。能。鳴。一。個。不。能。鳴。主。人。就。吩。咐。先。殺。不。能。鳴。的。畢。竟。能。鳴。的。多。延。一。刻。殘。喘。偏。他。不。幸。來。到。我。國。又。丁。著。政。海。風。雲。變。幻。不。測。的。時。代。因。爲。有。了。說。話。的。才。能。反。活。活。斷。送。了。性。命。這。不。是。我。生。不。辰。麼。

我。爲。什。麼。記。起。這。一。件。故。事。來。呢。因。這。鸚。哥。的。慘。史。於。我。極。有。關。係。他。念。念。不。忘。的。皇。后。就。是。我。母。親。以。薩。伯。第。一。Isabella 他。學。不。來。君。主。萬。歲。一。句。話。因。而。送。命。這。君。主。就。是。我。的。哥。哥。亞。方。朔。第。十。一。Alfonso XII 我。們。從。千。八。百。六。十。八。年。出。亡。到。千。八。百。七。十。四。年。歸。國。就。是。那。共。和。的。緣。故。當。時。皇。族。中。人。被。禁。錮。在。一。處。雖。然。宮。室。華。美。服。用。奢。華。舉。動。却。絲。毫。不。能。自。由。那。日。子。難。過。比。脫。倫。克。男。爵 Trenck 難。堪。得。多。簡。直。同。監。牢。裏。囚。犯。一。樣。而。且。疑。神。疑。鬼。惟。恐。怕。遭。人。暗。算。要。嘗。嘗。牽。機。藥。的。味。道。這。精。神。上。苦。痛。可。想。而。知。了。所。以。被。逼。不。過。三。十。六。策。走。爲。上。策。不。得。已。做。了。亡。人。當。時。我。不。知。道。這。種。委。曲。心。想。我。們。住。的。穿。的。吃。的。都。還。去。得。也。就。罷。了。偏。要。避。難。似。的。奔。波。很。是。覺。得。詫。異。

我國第一次革命是一八六八年。就是鸚哥交惡運的時候。我那時還是小孩。不識不知。不懂他們亂的是那一回事。好在聽人家說起來。似乎我既生在貴冑人家。那革命事件不足擾亂我的心緒。因爲幾千年歐洲各國的王位。都是幾個人家世襲。父終子及。一代一代傳下去。社會承認他法律保障。他把那帝王的座椅當做家產。各國都是一樣。王族中人出世。就是貴人和富人的兒子。出世就是富人是一樣的。比著尋常百姓總要高著幾級。他們一開口就自負是王家血統。皇族的血是貴血。其餘都是賤血。因爲這血上頭分了貴賤。這婚媾上頭就劃了界限。皇族只是和皇族結婚。就是君主政治不善。或民心不歸附。他以致被廢。那繼位的君主仍舊須是皇族的血統。就國家變了共和。皇族與別國君主總有姻婭關係。所以君主可以失去尊榮。皇族不至變易地位。我于第一次革命照例的吃飯睡覺。雖然被禁在籠子裏。沒有像鸚哥那麼不幸。就是皇族兩字的庇蔭了。我母親當時挈著兒女。離了祖國。到了巴黎。借法國的東宮住了。 *Palairde Castile* 承蒙法國皇子拿破侖第三

Napoleon III 把待國皇的禮待我母親。遇著大典或是大讌會。我母親常常周旋其間。仍舊不失一國皇后的體面。那拿破侖第三常常和我哥哥姊姊一起頑耍。我因年紀太小。同他們合不來羣。後來普法開戰。普國兵來圍巴黎。我正患著麻疹。他們用氈毯把我裹了。逃往諾爾曼省。Normandy 途中還看見德國武裝的兵士。如今追憶起來。人生數十寒暑。就像白駒過隙。我如今雖然仍是皇族的身分。重提往事。原不同白頭宮女零落龜年。但是時過境遷。却也不堪回首。不免先將小時情狀敘述一番。

我從那一年起。自己纔有知識。原不能指定。只是我的性質。從小是善反抗的。第一次表示這特性。就是戴耳環。皇族最要緊的門面。是服御珠寶。所以穿耳是第一要義。穿了耳。掛著雪亮的金剛石。賽過掛了一塊皇族的招牌。但我覺得這件事妨害我身體的活潑。滿肚皮不願意。這就可見從小不受裁抑了。我又喜歡出門頑耍。偏有許多繁文縟節來拘束我。心上很是厭惡。不道常常反抗。却習慣成了天性。我們

孩子們在宮中頑耍。左右不過幾間屋子。而且保姆步步守著。事事干涉。有時我們到樹林裏去。他們也跟著。偶然遇著平民家小孩。同他講話。保姆就要干涉。不是公。主。體。制。其。實。什。麼。體。制。不。體。制。不。過。他。門。要。在。母。親。面。前。獻。勤。所。以。格。外。瞎。小。心。罷。了。我。想。天。下。最。可。惡。的。東。西。無。過。于。這。班。老。婆。子。不。知。香。臭。晚。上。還。要。伴。著。我。睡。覺。我。恨。得。什。麼。似。的。常。常。同。他。們。嘔。氣。宮。中。祇。有。一。個。天。井。有。一。個。池。塘。夏。天。放。魚。在。池。裏。裝。做。漁。翁。樣。子。冬。天。就。在。上。面。跑。冰。這。算。是。我。得。意。之。作。但。是。面。積。很。小。不。到。兩。步。就。上。了。岸。這。宗。游。戲。場。在。巴。黎。可。是。要。遺。笑。大。方。了。我。雖。不。自。由。却。不。肯。頹。喪。所。以。我。一。生。歷。史。純。粹。是。排。斥。專。制。尊。崇。自。由。歡。喜。的。是。在。曠。野。日。光。中。跳。躍。恨。的。是。坐。在。屋。子。裏。弄。偶。人。也。知。道。公。主。是。尊。貴。却。不。願。輕。賤。人。家。有。一。個。僕。婦。的。外。甥。寄。養。在。宮。中。我。很。喜。歡。他。因。年。紀。相。同。當。他。朋。友。看。待。常。和。他。說。道。我。們。同。是。個。人。不。要。因。爲。貴。賤。上。頭。分。了。界。限。我。雖。不。信。教。這。舉。動。却。合。了。耶。穌。一。切。平。等。的。一。句。話。如。今。入。世。較。深。反。不。能。像。小。時。心。地。純。潔。世。網。困。人。真。是。可。歎。我。哥。哥。比。我。大。七。

歲放學回來。同我們一起頑耍。我嘗和他。揸拳。擄袖。講究。決鬥。又在庭中踢球。所以我母親常說他有兩個兒子。

諾爾曼省好克脫地方。我們有避暑別墅。是臨海建築的。有一天子我在那裏鬧了一個笑話。我因爲拘束的發慌。常說要逃走。那天我要到海灘上去。保姆只是不許。我氣不過。心想今天總要逃了。到傍晚時。趁人不提防。就溜之大吉。出門之後。不知東西。只在街上亂走。初起甚是高興。後來乏了餓了。天也黑了。不免慌張起來。世界上衣食住。是要做工換來的。因此緣故。所以富的要驕。貧的要傲。賤的弄得人不能自由。我却那裏知道。忽然想起街西邊莊上。有一個賣萍果的老婦。曾到他家去過兩次。我就尋到這老婦家裏。看見萍果。就攬一個。也不告訴他是逃走出來的。後來僕婦尋了來。他們說道。不見了我。到處尋不著。知道逃了。但是料定你沒有好多肚腸。一定到這裏來的。不道尋個正著。然而已是吃驚不小。又央告我不要對母親說。否則僕婦們可吃不了。我聽了得意。益發拿逃走嚇他們。誰知上了當。看守

却格外嚴密。

我和姊姊到聖西安女教堂上學。是脫離家庭專制的初步。皇族中人沒有一個不愛裝飾。頭上珠的。翠的。手腕上金的。玉的。壓得人。甸。沈。沈。介。重。實。是。搨。氣。我不肯裝飾。都說我性情孤癖。不合時宜。自從到了學堂。著著深藍色制服。和別的學生一樣。沒有許多累墜。却合了脾胃。休息時。和同學在操場頑耍。更是合意。所以天纔黎明。就鬧著要進學堂。晚上歸家。已是倦極。晚餐纔畢。沒有離餐室。已睡著了。明天宮中人。都在黑甜鄉中。我就立逼著保姆送我學堂裏去。這是說我們在法蘭西時候。若在西班牙。可又要鬧公主的體制。請教習到宮裏來教我們。一定沒有如此自由。照此說來。我到要謝謝革命呢。

有一天。姊姊戴了耳環到學堂裏去。先生說教會規矩。不准戴的。伸手去扯他。一閃。却拉出血來。我大怒。幾乎要打先生。後來告訴保姆。保姆教訓我道。不要說是先生。就是平常人。亦不可打我。我道。除非人不打我。我就不打人。保姆道。你是公主。誰敢打

你呢。我就大大不樂。說道。如此豈不是永遠不能和人相打麼。如今想來。我那時真有點頑劣。天潢貴胄的女孩子。應當溫文爾雅。纔是倒說。要和人家打架。不成了笑話麼。

我的心思和身體一般的活潑。人家說我做事希奇。多不可解。其實世上的習慣。真不可解呢。我家僕婦。大半不能讀書識字。毫無知識。開口就是鄰家鷄生蛋。不然就是迷信話。頭真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要對他們談天。不如讀書。但是我歡喜的書。又很少。家裏除了幾部高文典冊。就是聖經。那聖經叫人見了頭痛。只有一冊法文的魯濱孫絕島飄流記。和及而司 Julea Verne 幾冊游記。書中所述游歷冒險的事。我却愛讀。我所以不喜歡聖經。有個緣故。那聖經上面可疑之處。很多。可怪。先生却不准我問。問了是要受罰的。有一次教堂裏女先生講創世紀。他說世界是造物主造成的。沒有造物主。就沒有萬物。我問那一個造物主。他如何造成世界。他說這事是神祕的。我們不能知道。我問既不能知道。這造世界的話。是誰說的。他就發怒。

罰我休息時抄獵心 Racine 的詩數頁。他們用這宗方法勸人信教。何能使我心服呢。可笑。我們僕婦也信教。信得不知所云。其實只是盲從蠢人。不知懷疑。所以一輩子沒有知識。我要說句過分的話。無意識的信教。像我們僕婦一般。正多著哩。還有一件可笑的事。信教人褲子上常有一個大袋。袋裏一個小盒。盒裏裝著聖像。記功牌。這是信教人必要的條件。我和姊姊褲子上都有的。他們常和這盒子接吻。說是能救他們一切災難。我不相信。且嫌他累墜出空了。袋裝餅到學堂裏去。家裏人因我不信教。讀聖經時不肯正襟危坐。罵我頑皮不恭敬。只合生在美洲。因美洲是新天地。沒有許多繁文縟節。所以他們如此說。我因想若能趁船到美洲去。呼吸新大陸的自由空氣。總比家裏好得多。

我的性情直爽。氣質粗豪。學裏先生和氣待我。給我高帽子。反不歡喜。又不怕罰。先生姊姊都壓我不住。教堂裏照例不准有鏡子。我用紙糊在玻璃窗上。引同學去看影子。先生懲戒我。說我有意犯規。我說照鏡子有什麼不好呢。我兩個姊姊在教中。

有了享聖餐的資格。母親領了到教皇那裏宣誓。教皇說我頭髮好。眼精藍。像小天使。也給我享聖餐。回來之後。先生聽說我也享聖餐。就教訓我。說你資格不到。是僭越的。你自己要知道。我道不知道。便怎樣。難道教皇是錯了麼。他們却嚇得不敢則聲了。

人家說我母親不知愛惜金錢。浪費浪用。轉眼就不能過活。我聽了。大得意。就裝做教書。教圖畫。去賺錢的樣子。常和我姊姊說。將來出去自謀生活。如此這般。我以為雜在衆人中。去競爭。做事各適其適。纔不辜負了天賦的心思。耳目。他們安富尊榮的人。笑我孩子氣。其實他們甘心做廢物。那裏知道這當中有樂趣呢。

我們住在巴黎時節。常常到哈弗旅 Havre 去看我祖母。不是說我們貴族的血都是貴的麼。但我祖母却不是貴族。他是西班牙王非地難多第七 Ferdinand VII 的皇后。名馬利亞 Maria Cristina 因為寡居後。和一個侍衛結婚。失去他的尊貴。為人聰明有決斷。我最佩服。單表他嫁侍衛的緣由。有一天。我祖母行過德馬里山中。

天熱忽然鼻衄起來。侍婦的手帕都揩溼了。血還不止。隨手向騎馬的侍衛手中要了一塊揩過之後。還他這侍衛將手帕吻了一吻。藏在懷中。我祖母却覺著不妥。舉眼看時。只見他雄姿英發。却是一條好漢。回想自己。不該向這人要手帕。不覺羞澀起來。一時不好說。什麼有個侍婦就說這人怪可憐的。明日就要發配到古巴。或是菲律賓去。大約這人人緣很好。所以侍婦有替他乞憐的意思。所犯何罪。却說不明白。祖母聽了。却也躊躇。明日查明不是什麼緊要罪名。祖母就用皇后的特權赦免了他。後來不知怎樣。彼此有了情愫。他老人家却做出破天荒奇文犧牲了。皇后的尊貴與這非貴族的侍衛自由結婚。照西班牙的成例。可不能夫以妻貴。結婚之後。就同後夫到哈弗旅居住。做了尋常百姓。這舉動自然非禮。但他是我嫡親的祖母。又極歡喜。我所以不免阿私所好。總不以爲不好。就算是慚德。畢竟沒有連累他人。不比病民蠹國遺臭萬年。又何必替他諱飾呢。

我父親名法朗西士。Francisco 是革命前國王同我母親是中表兄妹。軀體短小。

性情恬淡。寡言寡笑。拘拘于禮節。革命後不與聞國政。頗能怡然自得。大有視富貴如浮雲。棄王位如敝屣的氣概。有時住巴黎。有時住依賓納邸第。同我母親結婚。是爲貴族的關係。不全爲感情。伉儷如何。我年小不得知。但我們父子之間。蹤迹是疎遠。見面時不過照例問安。就是母親對待我們。也是皇后體制。不是慈母身份。總覺尊而不親。所以我終竟贊成做百姓呢。家庭之間最親愛的就是我哥哥。他不迷信宗教。精神活潑。歡喜運動。同我最合脾胃。我最初讀書識字。都是他教的。可惜他在學裏不能常和我在一起。他先在維也納大學。後來又入倫敦陸軍大學。後來就回國做君主了。

我常說法國話。不大說西班牙話。我母親不會說法國話。談天很費力。流寓在法國時。母親常常接見本國政治家。他們說的我亦不甚留心。母子之間。除了晚餐時和禮拜日。幾乎沒有見面時候。因此益發隔膜。但是天倫之樂。雖不如人。却養成獨立性質。我曾經不靠書籍的勸誘。自己提高眼光。舍小的近的。而圖遠大的。惜乎未能如

願若無二次革命我不回本國做貴族操何職業雖不可知有自衛的技能是靠得住的。

二次革命卒然而起。實是夢想不到。那時我纔十一歲。正在發憤預備將來在社會立脚。忽然母親召我們去說。哥哥亞方朔已被舉爲西班牙王。以後可以恢復我們固有的地位。我們須預備著回國。可是你的舉動須要小心。地位不同。不能仍前那麼放誕。我唯唯應著。見母親歡喜。我也歡喜。但照母親吩咐。却將我磨拳擦掌的興致全個兒打消了。教堂裏先生聽了。只個消息頓然待我們更謙和些。同學也熱鬧了許多。祝賀我們前途的幸福。但我却像不知金錢用處的女郎。驟然襲了巨產。反覺得不知所。可這時西班牙人到東宮來的絡繹不絕。反對我們的共和黨人和放逐母親的幾個主動人物也都來了。可怪母親待他們極謙和。他們又極恭敬。極恭維。像是向無惡感似的。如今飽嘗世味。這一點玄妙自然明白。但當時可真不知葫蘆裏甚藥。只是納悶。不過想到回西班牙。可以和哥哥在一起。却甚得意。要知道我

們若何回國。下文再詳罷。

好景當前。隨意流覽。祇覺怡情悅目。忘却道路遠近。等到興盡回頭。只見來時途徑。在蒼蒼翠微之間。自己可要詫異起來。人生在世。就是這個話了。我從法國學堂裏。平民學生的地位。平空做了西班牙皇族。前後處境。判若雲泥。回首前塵。那得不感深今昔。歸國首途之日。就有許多西班牙命婦。長途跋涉的。到巴黎來迎接我們。其餘抱著自利主義。前來攀龍附鳳的。更不計其數。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還沒有出法蘭西國境。立刻鬧起皇族排場來。咳。炎涼異致。原來只在反手之間。

到得聖及痕海口。聽說停泊著西班牙戰艦一艘。是政府派來迎接我們的。遠遠望去。只見廣場上面。水軍擺著隊伍。鮮明的旗幟。在日光中招展。耳朵裏聽著禮礮隆隆。介響個不住。當這情景。我們保姆。比主人還要高興什倍。普通人情多半是因人而熱。只也難怪他們。皇族中人。觀瞻所係。一舉一動。都要做出莊嚴尊敬的样子。因此緣故。我却大大失望。一步不能多走。一句不准多說。除著家族之外。談話也有禁

令。所有來謁見的人。無非千篇一律的恭維話頭。而且做出足恭的樣子。教人看著也是喫力。就是在船上。也不能隨便散步。去看水手們做事。祇可住在特備的御室裏面。或是到站班侍衛住的所在。但是彼此不得交談。我們處境。大約像下級軍官。受著軍律束服一般。平民自由。可是一點沒有。若是到甲板上去走走。就要傳呼侍候。纔出室門。一羣人來擁著。尋常吃飯。自然是食前方丈。態度却要如對大賓。但有一件差強人意。因那御室裏容不下許多人。他們替我另備一臥室。到是很空曠的。不多時到了祖國生湯佗海口。他們開一個歡迎大會。把我頭多鬧痛了。當我們進城的時候。坐的是四匹馬拖的敞車。車前是荷戈執戟的侍衛。再前面是身著軍服的大臣。前呼後擁的是馬隊憲兵。走過街上。我向前望去。只見日光中。密陣陣的紅黃色旗幟。別的都不看見。馬路兩旁。接踵駢肩。只見萬人攢首。有在樓窗上的。有在露臺上的。甚至於有爬在屋頂上的。當我們車子過去。兩旁的花球兩點般擲來。這是表示他們的歡迎。但那花球因為要趁手擲得遠。却很有點重量。我們只得用蔭

日傘來遮擋。忽然花球之中。夾著會飛的白鴿。白鴿脚上繫著長線。我就明白。這是要格外討好。所以想出與眾不同的花樣。又怕白鴿逃了。所以用線繫著。我看見白鴿。就立起來捉。母親向來不怕什麼。驀地看見白鴿。却嚇得喊起來。這可是他們拍馬屁拍到馬脚上去了。他們看見我捉白鴿。益發得意歡呼。白鴿也來得格外多。西班牙偷能長長如此。豈不大妙。可惜做不到。況且初次革命時驅逐我們出境的。不就是這般人麼。翻手爲雲。覆手爲雨。難道這歡迎還有半點誠意。不過把我們當做傀儡搬演罷了。想到這裏。却令人寒了半截。

我們最先到的所在。是國家教堂。有許多有名人物。在這教堂裏歡迎我們。這時候喧譁頓寂。只有洋洋盈耳的音樂。主教穿著禮服。立在教堂門口恭候。有四個小教士立在他身後。撐著華蓋。這華蓋可是教會中極尊貴的體制。尋常人不能用的。但母親姊姊和我。下馬車後。就立在這華蓋下面。大約以爲我們也有點神聖氣味。前面引路的是軍樂。後面跟著的是憲兵。中間護衛的是教士。都手執香燭。簇擁著由

甬道進去。衆人規行矩步。眼睛望著前面。沒有一個敢咳嗽的。到了禮堂上。只見預備著四個寶座。是爲我們而設。當時情形。簡直當我們天使接待。但是他們的歡迎。是否較爲誠實。倒也難說。

第二處到的是梅里地方。受一般官僚的歡迎。就有哥哥派來御用的火車。送我們到馬德里去。以後行程。在自己國內。一般官員人民沿途都來慶賀。十分鬧熱。這火車有一日夜途程。每到一處車站。須得停車。我們須對著歡迎的含笑鞠躬。算是答謝。起初我很是歡喜。後來天黑了。我也乏了。要緊到黑甜鄉去。不高興應酬他們。誰知半夜裏經過的車站。兀自人山人海。母親把我叫醒。教出去受歡迎。我說這早晚還要我出去。我要睡呢。做出偃蹇樣子。該人家笑話。可休怪我不給你臉。母親聽了。自然很不自在。但他曉得我是說得到做得到。也只得罷了。

我們此行是到哀思宮。並非直達馬德里。Madrid（西班牙首都）哀思宮在山中。離首都不遠。倘母親住在馬德里。反覺不好。大約老人家總是歡喜恢復舊時體制。那

一班川母親爲傀儡的政黨。未免要從中播弄。使母子不和。再且在母親亦須避干預國政的嫌疑。總之擁護我哥哥一班人。未始不願我們母子住在西班牙。但是不願意母親再與聞政事。照此一說。這沿途焚的歡迎香。誠心氣味。總覺差些。但是母親却毫不在意。只是泰然處之。將到馬德里車站。哥哥已在迎接。亂離之後。骨肉團聚。那愉快自不消說。母親叫哥哥責罰我。說我晚上躲懶。不肯起來。還要說不規矩的話。哥哥只付之一笑。他又同我說。不久可以接我們到京城裏相敘。彼此又談了好些話。我們分別多年。人事變遷。已如隔世。不道哥哥待我。還同在學堂裏一般。我們到哀思宮去。哥哥亦伴著同去。入山一暎光景。在山岡上向下望去。已見宮殿全部。形式是四方的一面有餘屋伸出。像是鳥翅。又像煎餅的熬盤裝著柄。因問哥哥。他道。這是腓力第二時代所造。因爲聖勞倫殉教。是在油鍋裏炸死的。所以這宮殿像形油鍋。是警戒後來君主不可作惡的意思。不然就要到地獄中受煎熬了。我哥哥雖如此說。他却不信宗教。到教堂裏去懺悔。是從來沒有的事。所以我最佩服。

他是西班牙君主中有一無二的人物。

哀思宮中有修道院。有學堂。這兩項占了一半房屋。學堂中教習就是教士。腓力第二。很是迷信宗教。當和尼達蘭 *Netherland* 構興。及著名的亞美大 *Armada* 軍抵抗英國的時代。他都住在這裏。又西班牙皇族的墳墓。統在這裏。還有未葬的新地。專門爲著活人預備的。以薩伯皇后的女兒。自然是有分得杯羹的資格。因此我也揀一塊地。預備將來去葬。人家預備到身後事。無論如何。不免有身世蜉蝣之感。但我當時。只常做滾鐵環。一般。我們死了之後。並不卽刻就葬。須擱在禮拜堂一個小室裏頭。把血肉腐去。然後將枯骨安在墳裏。這不是皇族的體制。大約是迷信的講究。哥哥告訴我。那坡述律陀裏面（禮拜堂中小室之名）曾經波及革命風潮。所有骨殖。都凌亂無次。不復可以清理。我弄得無法。只得胡亂葬了。我詫異道。如此不要把男人的頭裝在女人身體上麼。這算什麼呢。

第二天早起。我還沒有起來。就有一個佩著金紅色徽章。意態很煊赫的人。到我房

裏來。鞠躬如也的對我說西班牙話。我莫名其妙。不知道他要什麼。因勉強做手勢。說我用你不著。但他仍舊說個不了。辭色之間。却格外恭順。彷彿自己是不錯的。纏得我煩了。只得磨之門外。邦人大有悻悻之意。我心上疑惑。急忙穿好衣服。到母親那裏問明緣故。母親道他的職司。是替你除面盆裏污水。那徽章照著盥洗器具做的。所以金碧輝煌。你無故的揮之使去。是招虞人以旌。難怪他要動氣了。我便說這叫做暴殄天物。母親問故。我道。天生人類。付以聰明。要用在有用的地方。纔是。僅僅教他倒洗臉水。如何說得去。母親道。你又說馱話了。不要惹我笑罷。這是皇家體制。豈是你作主的。我道。很好。但我房裏。不要他來。若不依我。時可會動蠻。打他出去。母親當時雖呵叱我。但是那人却永遠沒有再來。照這樣說來。可見宮中的笑話多了。體制兩字。拘束得人真是難受。如今非但到處有人看護。并且行動時還有前驅。早起纔離了牀褥。便有人伺候著。從甲室到乙室。也須他們在前引導。你在室中。他就

在門口站著。宮中房屋極華美。且極高大。陳列器具和裝飾品。亦都精美。所有桌椅

都沿著牆壁排列。中間空地甚大。像打球室。我想在此跳躍倒很好。只得央告看護人教他們離開些。讓我跳。不然一對著制服的飯桶在前面開步。走兩個保姆後面跟著。我却在中間跳起來。這算是戲上那一齣呢。

我們住在宮裏。不讀書。也沒有游友。兩個姊妹比我年紀大。不喜歡活潑的運動。不多時。我就覺得宮中乏味了。就是宮外也沒有趣味。四面都是童山。沒有樹木。夕陽既下。非常淒冷。春天亦沒有和煦的風日。長日生著火爐取暖。又沒有賓客謙會等事。說西班牙話的官吏。見了母親。非常恭敬。見了我們小孩。就像遇著不經見的珍物。做出種種驚奇樣子。且祝賀我們得回祖國。是他們的幸福。當時常納悶。他們爲什麼要未同而言呢。哀思宮的建築的確是好。那形式頗像博物院。倘是游歷家偶然涉足此地。定要做篇游記贊美他。說是如何古致歷落。像贊維賽里博物院一樣。但我想。若把游歷家拘禁在維賽里博物院裏。不准出門一步。而且鎖日叫人看守著。恐怕也就贊美不來。

有一天子忽然來一個親戚奶奶。這人也是公主。但據我看來。簡直是個教主。因他對於宗教。真迷信得可以。初意以爲添了伴侶。可以減去寂寞。誰知反添了煩惱。我的行動舉止。他沒有一樣看得上眼。說我不像公主。却難爲他誨人不倦的教導我。勸誘我。見沒有成效。又設法壓制我。他道。你哥哥做了君主。你嘴裏的話。一個字都有關係。須稱量。須三思。自己的意見。不可隨意發表。無論對於公共事情。或人家私事。若妄加評論。未免禍從口出。論不定要使你哥哥爲難。除非自己飲食休息。作幾分。主。還不妨。其餘最好沒有主張。這就是我們做皇族的盡職之處。這是就言論方面說。至於辭色用情。尤其難了。平居不得有所親暱。否則引起人家妒忌。門戶水火。都從這妒忌兩字起頭。從此推想。可知凡是嗜好愛憎。都要給人家不易窺測。既不爲善。亦不爲惡。就是家庭之間。也不好輕易有贊成與反對。非但興到時要留心。就是平日閒談。也要力求平庸。是應做的。都循例而行。不爲人譽。也不爲人毀。方是做公主的道理。話雖如此。此事却不容易。例如偶然談及此地風景。你說他荒涼。乏味。

或說歡喜。岑寂勝似城裏塵囂。只兩句話都是著邊際。不十分圓活的。從此細味。就十得八九了。

他這一大串話。彷彿小學教員授課。說了再說。我却莫名其妙。我想這話。可謂不近人情。未免有點默氣。他說一句話都要稱量思索。恐世上未必有此等人。果真如此。亦斷無一點活潑氣象。又說不可與人親暱。愛憎嗜好。亦不得表示。這是教人精神上受桎梏。那裏還有半點價值呢。不道他偏鏗而不舍的向我囁嚅。後來覺得這人智慮很短淺。極微細事。也會張皇難怪。他這千慮一得。要沾沾自喜了。

哥哥的被舉爲君主。原爲他爲人袒白。能尊重他人自由。但在朝那班大臣。沒一個不是自私自利。君主一個人要好。也好不起來。真是龍無雲不靈了。至於我們姊妹。因曾受法國教育。人家就疑心是傾向共和。在君主輦轂之下。人地不宜。這宗風說可很有關係。至於我個人。更有惹人疑忌的所在。因我不信教。在哥哥原不注意。但母親及一班附和母親的。都很不以爲然。似乎不信教。就是大逆不道。我又不說西

班牙話。哥哥笑我西班牙話說得不好。勸我不用。所以益發隔膜。後來我們移居塞維里省。大約就爲了以上的原因。意思是要我們脫去外國習慣。母親也益發與政。府遠些。可以斷絕關係。我們住在哀思宮。纔幾個月。就到塞維里去。塞維里的行宮。名阿爾克。起初嫌哀思宮乏味。誰知阿爾克宮還不如遠甚。赴塞維里。須經荒涼寂寞的北海岸。先就覺得意興索然。宮的建築是東方式。窗小簷深。室中常陰霾淒冷。我想俄國西比利亞囚徒。坐在牢裏。看著雪花如掌。從天上弔下來。這況味。阿爾克宮的公主。簡直不消多讓。而且是無期監禁。不知何時方得重覩天日。

當我們到塞維里時。在火車上。就見沿街人家窗子。都用鐵門閉著。初意以爲此地盜賊很多。那知不是防盜賊。却是禁處女的。此處風俗。男子向女子求婚。就在這種窗下。有了這鐵門。彼此可以放心說話。既沒有嫌疑。也不怕強暴。這情景。不新鮮有趣。麼。雖他們不如法國女子自由。但我却不替他們扼腕。因爲我自己除懺悔時和牧師講得幾句話。此外不論何人。都沒有和他講話的權利。較之塞維里女郎。隔著

窗子可以同求婚男子談天。這自由幸福。我們不如遠了。當時所見情形。屋頂是平的。男女衣服顏色甚野蠻。當我們車子走過時。都拉開嗓子。齊聲高唱。表示歡迎。停頓疾徐。頗有節奏。但近看時。面貌很瘠惡。像是阿拉伯人。自我們入宮之後。宮門即閉。與外間不通聞問了。

阿爾克宮。非不華麗。牆垣及天花板。都雕刻神像。光怪陸離。恍惚置身天方夜談的。王宮裏面。天井裏有噴水池。有花壇。屋宇四面。都是花園。牆垣甚高。空地甚少。無在不是東式。而攏。總。房間。統。沒有。門。我們覺得不便。只得把門帘掛起。本地僕人看了。以爲希罕。大約他們習慣。是內外沒有分別的。侍候的人仍舊替哀思宮一樣。無論到那裏。都有人跟著。臥室門外。通夜有人守著。最可惡。是偶到園裏去。走走喇叭。就吹起來。到街上去。非馬車不可。必定有兩個隨從。騎馬亦然。但塞維里婦人。大都不做事。整日吃飯睡覺。要使身子肥胖。算是上等社會。門面我的侍婦。沒一個不胖。都不適於騎馬。他們見我運動很爲詫異。勸我安居。頤養。這話雖是好意。可惜。陳鐘鼓。

祀了。爰居我最合脾胃的運動。是跳。高。常在花園裏揀一個花壇。或山石。一上一下。跳個不已。可謂乏味極了。

每日午後母親接見來謁的賓客。這賓客於我們小孩亦無甚意味。不過恭維幾句。或者恭敬之有焉的行一個吻手禮。非但沒有好處。只覺得討厭。他們既無別話好說。我也不知說什麼好。每日有體面紳士在宮中午膳。我同姊妹也叨陪末座。可不准和男人講話。有一天監督我的保姆不在座。我就和一個士官談天。却聽得一件奇事。從前配述洛 Pedro the cruel 在位時候。他一個愛妃。名馬麗派迪。常在花園石池裏洗浴。這配述洛是著名暴君。舉動很是無禮。有一天。他却異想天開。叫大臣去吃洗浴水。自古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配述洛既是昏君。臣下自然是一班僉佞。那大臣果然吃了。還回奏道。味道很好。若加些油鹽。就賽過鷓鴣湯。配述洛大悅。贊他是個忠臣。這話真正豈有此理。不道西班牙歷史上。却有這樣污點話。雖如此。我們在宮裏。可不能洗浴。照例只好用海棉蘸著水揩抹。我要池裏去洗。侍婦們說。脫

去。全。身。衣。服。觸。犯。神。靈。是。罪。過。的。我。聽。著。氣。不。過。只。得。笑。了。人。的。愚。蠢。直。到。如。此。地。步。後。來。方。知。有。個。原。故。這。塞。維。里。省。從。前。屬。姆。爾。族。人。姆。爾。族。的。宗。教。須。天。天。洗。浴。此。間。人。民。受。了。姆。爾。族。人。虐。待。就。遷。怒。到。這。宗。教。上。頭。不。准。洗。浴。以。示。深。惡。痛。絕。的。意。思。因。此。成。了。習。慣。我。後。來。屬。咐。醫。生。說。我。體。質。要。洗。冷。浴。纔。好。方。纔。准。我。到。池。子。裏。去。

塞維里地居南部。春天多雨。夏天却又酷熱。日光如炙。宮中護兵。一刻鐘調班一次。尙且熱得發喘。園裏常有鳥晒死。空氣中含著溶化土瀝青的氣味。觸鼻的臭。黃昏月上。椅案兀自爐鐵一般。室中暗處。聚蚊成雷。蚊帳裏既嫌悶氣。露天又不能睡。弄得坐臥不安。因此食量銳減。白天祇吃檸檬水。回想在法蘭西東宮時。真是置身天國。但是安得西班牙再革命呢。

我在那裏受苦。受得不耐煩了。天天想到外國去。不料母親不知何故。忽然反對哥哥的政策。弄得母子不和起來。母親很不自在。要同我們仍舊到法國去。我正歡喜。

不料哥哥不放走。因爲他沒有娶妻。照例君主若有不測。須得姊妹中一人襲位。否則國中無主。防外國侵犯。因此緣故。後來母親一人獨往。我們住在阿爾克宮不便。就回到京裏。與哥哥同住。這時雖離了母親。却喜遠了地獄。却算監禁期滿。以後又是一種境界了。

我既回馬德里。同哥哥朝夕相處。較之阿爾克宮的苦惱。自然樂如登天。但有一說。倘然從巴黎回國時。不經過一番挫折。那就不歷高山。不知平地。何從知道現在處境是幸福呢。這馬德里是西班牙京城。人民見廣識多。我們到時。街上的人。都不理會。不像別處有許多人聚攏來看皇族。這裏的風俗。民間洗了衣服。就晾在沿街的窗上。在風中搖搖曳曳。像歡迎我們旗幟一般。其餘却沒有什麼希罕的事。不過宮中照例歡迎。我們大家興高采烈的熱鬧了幾天。都不在話下。宮中的房屋。非但美麗。而且軒爽。據說是楷爾司第三 Charles III 建築的。一切器具。富麗華美。自不消說。自哥哥回來之後。又添設煖爐水管。益發便利。當時我姊妹三人。都有完全自由。

大的姊妹。名叫碧蘭。第二個名派司。還有塞維里跟來的婢僕。一切舊例。所謂王家體制的。都刪除淨盡。儼然成了尋常百姓的家庭。還有一個姊妹。名以薩伯的。從前革命時。沒有同到法國去。所以此時方纔認識。他十六歲時。同璫泊爾王結婚。自小生長在錦繡叢中。沒有經過患難。舉動完全是皇族氣派。凡事照著老例。不肯苟且。對於我們的行動。頗不贊成。好在哥哥也不贊成他。不然。又要嘮叨了。

我們在馬德里。起身很早。每天七點半鐘。哥哥照例到凱薩營地方。馳一回馬。我也騎著馬同去。人生得意事。大約無過於這個了。九點鐘後。哥哥上朝。姊妹們就讀書。我們早起。與西班牙的習慣不合。當母親柄政時代。辦公常在半夜裏。每每聽過戲之後。接著接見大臣。直到天明。方纔畢事。却俾晝作夜。白晝反在黑甜鄉裏。哥哥當國。却改了早起九點鐘。當時大臣都反對。經幾次磋商。然後就範。哥哥辦事。表面極和平。實際却堅持到底。所以能強人就我。不然。做西班牙君主。談何容易於舊制有所增損呢。宮中午膳。是彼此一堂會食的。從哥哥起到侍衛止。約莫二十餘人。有時

有軍官在座。秩序格外嚴肅些。平時却可以隨便談天。午後便是游散時間。哥哥出門。常自己御車。我常坐在旁邊。後面祇有兩個僕人。沒有誰來監督著。這也是前此所沒有的自由。

我一生最得力的所在。就是這個時期。因為我可以到哥哥書房裏隨意看書。宮中有一處行廊。當母親在位時曾有刺客暗伏在此。預備狙擊。所以此地常有憲兵兩人。軍官一人守著。我到哥哥書房裏去。須經過此地。他們就來護衛著。其實也是一種怪現狀。可謂刻舟求劍。那裏還有刺客在此株守呢。哥哥藏書甚富。他准我自由翻閱。這是特例。別人做不到的。我得了這個機會。就大大用起功來。我歡喜研究歷史及哲學。從此思想發達。識力進步。哥哥在維也納大學畢業。所以受德國教育居多。我能領會康德的學說。都是哥哥指導之力。但在攏總哲學家當中。我所最心折的。是美人意馬孫 Emerson 的學說。他主張毋自欺。Self Reliance 以爲世上除自己心地光明。保守良知。此外沒有更可貴的事。我治他的學說。雖沒有入室升堂。所

得的却能拳拳勿失。如今清夜捫心。能無愧怍。還是拜這位先生的賜呢。法國的詩。同英國小說。我看了覺沒有意味。不過隨手翻著消遣。我姊姊却歡喜研究這個。大約我的性質崇尚實事。不喜虛誕。所以於文學不甚相近。我從前讀莎士比亞詩歌。是保姆教的。我以為莎氏詩誠然哀豔。但所敘事迹。對於貴族方面未免有意調侃。保姆與我辨論。說莎氏的詩。取材謹嚴。想來沒有杜撰的道理。然而我總不以為然。覺得莎氏書荒唐的多。後來讀到 Hamlet 篇。益發自信所主張的不錯。莎士比亞若是尊重皇家名譽。此篇可以不作。他形容王子癡癡淋漓盡致。譬如我們家族中有這樣一個人。誰又肯到處播揚。莎氏的意思不過是譏刺罷了。直到如今。還是這個見解。不信實有其事。

讀書之外。歡喜研究國內情形。我常疑惑母親在位。為何要革命。既革命為何舉哥。哥為君主。人家告訴我。母親在位。以宗教治國。教士恣橫。不可裁抑。所以引起革命。革命之後。名為共和。綱紀全壞。政令不行。鞏固政府。不能出現。所以只得推翻。重舉

君主。至於哥哥被舉。是因他仁慈愷惻。崇尚自由的緣故。這個理由。看來甚足。其實不是事實。當推翻共和之日。克伯思將軍 Martinez Campos 對軍人呼君主萬歲。忽然軍人齊呼亞方朔君主萬歲。克伯思大驚。就打一電報給哥哥。說軍界已戴他爲主。原來國中有一般人。平素非凡愛戴我母親。軍士先得了這一般人的賄。所以臨時纔不約而同。一呼百應的。然而這件事。却無實據。不過事後傳說如此罷了。我哥哥最喜歡做冒險事業。接了這封電報。就同請他去做冒險事業一樣。欣然允許。那時哥哥方十七歲。年齡雖小。膽力很大。當進馬德里地時。騎了一匹駿馬。獨自當先。後面克伯思將軍及許多官員緊緊跟著。沿路歡迎的人。比著母親回國時更多十倍。哥哥所騎的馬。嚇得亂跳起來。哥哥却六轡在手。一塵不驚。還故意馳入人叢中。以博笑樂。惹得許多觀看的人。個個交頭接耳。讚嘆起來。說龍種真與常人殊哩。我哥哥到了宮中。就傳旨布告議院。說已順人民之推舉。登了大位。議員見事已如此。也就藉口於國利民福。一律承認。只有楷列斯 Carlist 一黨。奉著唐楷洛 Dan carlos

爲首。起而反對。哥哥立率大軍和他開戰。一鼓而平。王位從此安如磐石。那克伯思將軍和他家屬。論功行賞。照例封地封爵。都不在話下。單說西班牙由共和變爲君主。一樁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不過因少數軍士之一呼。所以成功。豈不奇怪。我哥哥就從此尊居九五。益發是孤之始。願不及此了。難道真是天與人歸。所以纔有此遭遇麼。

我說至此。有應當補敘的一事。當母親失位之後。西班牙非立刻宣布共和的。中間還有一代短命的國王。這位國王。名叫亞末地。Amades 是撒瓦 Savoy 的藩王維多厄門 Victor Emmanuel 之子。革命黨人舉他爲王。在位未久。就被驅逐出國。後來我遇見亞末地。談起這件事。他說革命黨人起初爲什麼舉他。他並不知其緣故。既舉之後。他並不會做半點歹事。爲什麼又要將他驅逐。他更不知其緣故了。我聽了這種離奇恟恟的議論。不禁觸動好奇思想。就去追求母親得位的情形。原來也是奇妙不可思議的。舊例皇族無皇子。就行那兄終弟及的法子。婦女是不准襲位。

的。我外大父匪地難多第十一 Ferdinand XII 薨逝。照例應傳位其弟楷洛。 Dan

caros 楷洛與母親的姑母楷辣塔公主 Luise carlota 彼此有深仇積怨。當初楷

辣塔嘗對楷洛說道。憑你如何利害。這王位總輪不到你。楷洛以爲有成例可援。廢君的事。誰也不能作主。就輕輕付之一笑。後來我外大父得了個癱瘓症。彌留之際。楷辣塔做了一張廢除定例的詔敕。放在他的面前。執了他的手簽字。首相格羅瑪 Calomarde 見了。去按住他的手。他就擱了筆。忽然間用手將首相的頭重重打了一下。首相出於意外。登時暈了過去。以後的事。就一概不知了。及至醒了過來。字也簽好了。外大父也死了。首相還殷殷的對楷辣塔鞠躬諫道。格言說得好。好手不做錯事。這句話是明明說著方纔的事。是楷辣塔作的弊。楷辣塔却回答的妙。不慌不忙的說道。既然如此。好手就不能打人麼。這句話是叫首相不要多管閒事。不然又要像先前的當頭棒喝了。兩人從此就相喻無言。這君主廢立的大問題。就在此人不知鬼不覺的一剎那間解決了。母親卽位後。年紀太輕。所以仍由外大母格利斯

丁皇后 Maria Cristina 攝政。母親則由楷辣塔保護。楷洛見自己的王位。平空被人奪去。心終不甘。起兵抗拒。誰知兵力不充。依然付諸泡影。這段歷史。是母親講給我聽的。我終不解廢祖宗定例這樣的一件大事。除了楷洛。竟沒有第二個反對的人。此事與哥哥及亞末地之得王位。同一奇怪。難道通國中除了皇族。這王位的統系。原可隨時變易。沒有人注意的麼。難道西班牙政府。也和世界上許多國度的政府一樣。一味尸位素餐。不去管國家大事的麼。還是因爲王權輕微。與國家無甚關係。所以不去注意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了。

我閒著無事。最喜歡和哥哥談朝政及國中情形。哥哥是銳意求治。要想做一個英明的君主。祇是在位未久。不能急切收效。常以不能利國福民爲憾事。國中的政治家。哥哥都不信任。有時內閣倒換了一班新人物。我問國事能稍有起色麼。哥哥喟然嘆道。同是一犬。蒙了虎皮。難道就不算他是犬麼。換來換去。簡直是一邱之貉罷了。哥哥心中雖然忿激如此。面上却不露一些痕迹。待人接物。還要用一種極謙和

的態度。所以非但沒有人反對他。并且以爲孺子可弄。想法來諂媚他。諂媚他的人。到處皆是。諂媚的方法。無奇不有。說來真是可笑。有一次。我和哥哥至一鎮。鎮中的市長。陪我們坐在馬車裏。街上的小孩趕著大呼君主萬歲。呼個不止。連哥哥要和市長說話也不能了。哥哥道。可厭之至。我正有話和你講哩。市長道。咳。我早知道陛下有話和我講。又何必給他們許多錢呢。原來這些呼萬歲的小孩。是用錢買來的。又有一次。我和姊姊到山中去旅行。一個市長備了騾馬陪我們同去。到了村莊。村中的孩子。趕著呼某某公主萬歲。村中的人聽見了。也出來附和他們。我想我們從來沒有到過這裏。村中人如何會得認識。并且各人的名字。不會弄錯。見了以薩伯。就呼以薩伯公主萬歲。見了碧蘭。就呼碧蘭公主萬歲。見了我。就呼歐里亞公主萬歲。市長歡喜非常。時時露出得意的面孔說道。他們也認得公主。可見公主們的名望好。忽而又對我鞠躬道。奇怪奇怪。公主的聲名。竟是遐邇皆知。沒有一個人不曉得的。我聽了越發摸不著他的頭腦。後來我要和碧蘭姊姊換乘騾子。纔把此事的

黑幕揭穿了。當時市長慌忙勸止。市長越勸。我越要如此。我說西班牙難道有禁止換乘騾子的法律麼。市長急了。纔說道。別樣都不打緊。公主的大名。拴在騾子的尾上。倘若換了。村中的人。照尾上的名字。呼起萬歲來。張冠李戴。豈不是一樁大笑話麼。說話之間。又到了一個村莊。果見小孩先到我後面。看了騾尾上的名字。然後再呼的。你想這種手段。名爲獻媚。實是欺騙。他們拿我們當作玩具。所以他們的法子。愈出愈奇。後來還有更可笑的事呢。有一次。我們又至他處旅行。一個市長陪我們。坐在馬車裏。慢慢的走過一條熱鬧的街市。忽然一個孩子跑到街心。攢入車下去了。我們慌忙命御者勒住了馬。一忽兒。孩子穿過車下跑去了。我們方命御者策馬再進。忽然又有一個孩子攢到車下去了。我們吃驚不小。倘若軋死。怎樣呢。我想不如別去罷。就吩咐御者回車。市長極力擔保。說以後決不再有這等事了。我說這話有些難信。既有兩個孩子如此。難道就沒有第三個孩子如此麼。倒不如興盡而返的好。不然。弄出禍來了。豈不要惹別人笑話麼。市長見我決意要回去。纔老老實實

對我說道。方纔兩個孩子。是我雇來的。我問爲什麼緣故呢。市長道。這裏是我的家中。家中人沒有見過公主。以謂金枝玉葉。必定和天上落下鳳凰兒似的。所以想出這個計策。要趁著勒馬停轡的時候。看一個飽咳。西班牙的人。狡猾到這樣地步。爲這點小事。尙且如此。以小例大。彼政府中的暗潮。千奇百怪。自然更不易猜測了。西班牙各小社會。皆有一個領袖。和美洲合衆國各區的黨魁一樣。這位領袖。一定是個虎而冠的富家翁。仗著金錢的勢力。公衆行政機關。是聽其管理的。議會是聽其把持的。產出的議員。都是他夾袋中人物。說甚麼代表民意。助紂爲虐。是議員的政策。教採升木。是議員的學問。所有司法哩。行政哩。賦稅哩。一切都操縱於領袖之手。營私枉法。無惡不作。各小領袖之上。還有大領袖。那是更加顯赫了。差不多像合衆國一國的黨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權力更占優勝。夾袋中人。自然更多。他的罪惡。自然也更大了。總而言之。政府和富民。狼狽爲奸。政府利用富民。富民魚肉百姓。百姓真正無自由之餘地呢。咳。西班牙黑闇一至於此。說來真可傷心。涓涓不塞。終

成江河到了今日。積弊愈深。補救愈難。任憑君主如何選舉。政體如何改革。都是紛紛自擾。罷哩。朝去狐羣。夕來狗黨。換來換去。都是一邱之貉。我哥哥說的。真一些不錯。做官的以官爲市。挾大願而來。輦重金而去。侵蝕公帑。是他的義務。暮夜苞苴。是他的權利。寧可無利於國。不可有損於己。就是國家財政困難。他一己的聚斂主義。仍是一成不變的。我曾見政府中人給一位校長先生的信。說公家經濟恐慌。無力津貼校中經費。須校長自己籌劃等語。試想西班牙何至窮到如此。教育爲立國之本。政府中人不去加意扶持。反要設法摧殘。無非校中少了一項公費。官吏的私囊中多了一筆特別進項罷了。我又見稅關官吏招權納賄。置國家正供於度外。越是富的。越可免稅。越是窮的。越發一文不可短少。而且例外還要需索。這樣的官。豈不比盜賊還要兇麼。我聽見美國的間接稅。大部分出在平民身上。一般貧苦的百姓也哭訴無門。不覺嘆道。貪官污吏不滅。貧富不均。貧富不均。世界永永不會寧靜的。倘有人能夠爲民除害。將貪官污吏殺個乾淨。普天之下。豈不可共享太平幸福麼。

然而那裏辦得到呢。不要說別的。單說我西班牙的小百姓。受苦的日子正長哩。租借的利率和生活程度。日高一日。薪工日低一日。受了冤苦。又無從申訴。就是申訴也無黑白。西班牙有句諺語道。借貸律和牢獄。是束縛貧民的利器。西班牙貧民。平素不受法律的壓制。已算幸事。誰還敢說法律是人民的保障。去向之論長論短呢。咳。以上所說的情形。說來說去。總是金錢在那裏作祟。金錢的勢力如此大。無怪人人都要崇拜金錢了。

除了金錢之外。還有宗教的勢力。也是不可一世的。從前耶回兩教。戰爭數世紀。西班牙首當其衝。又受拇耳族侵犯。人民的自由和信仰。幾乎搖動。幸虧得教會出而維持宗教的勢力。就從此一躍千丈。政教二字。含有連帶的關係。永遠不能分離。和美國一樣。到了現在。世界日趨平和。商業日見進步。西班牙政府問題。純係政治。不涉宗教。然而教中的牧師。依舊如各社會領袖一般。往往要干涉政治。遇著教會教堂所在。國家非但要保護秩序。并且還要量給俸祿。去養牧師及教會中一千人。個

中人名爲守教。實則和行政官無異。耗費公帑。是不用說。敲剝平民。更是他的專門手段了。有時因權利而起黨爭。遂致政教不和。激成反抗。實在是毫無宗教關係。他們反以仇教惡名。加諸政府。政府受此惡名。固屬不幸。然而天下事。必兩面著想。不利於此者。未必仍無利於彼。教會的勢力。既專橫到這樣地步。人民責有攸歸。怨望惡政府之心。反可因之末減。是政府有教會爲之分謗。尙不可算不幸。不過人民經此風潮。個個噤若寒蟬。雖有選舉權。却無發言權。誰還肯去捋虎鬚。說教會的不好。政府和教會的勢力。因此就愈加膨脹了。從前西班牙仗著軍隊之力。改了共和國。不過去了一班貴族。把惡政府的法律。換了一個新名詞。各領袖的權力。絲毫沒有減少。後來軍隊舉哥哥爲王。議院裏的各領袖。名爲順民意承認他。其實他們別有用意。明知王是無權的。任他如何精明強幹。總不能離了官獨去做事。通國的官。多是同黨。官官相護。不怕王不作傀儡。而且王位既復。事成則共享其利。事敗則王一人獨尸其禍。比著共和時代。人人都要分負責任。越發便利了許多。所以決計承認。

並非真正有什麼利國福民的意思。教會的勢力。各領袖也很妒忌。因可朋比爲奸。所以反去利用他。我把這些祕密情形。言之鑿鑿。好像我和哥哥及他人均知道的。其實我們初到西班牙時。如新到的賓客。四面有中國式的牆壁高高圍住。祇如坐井觀天。那能鑄鼎象物。哥哥年方十九。政府中人趁著主少國疑。正好上下其手。誰還肯把實情告訴我們呢。西班牙的貧民。並非啞子。宜乎可以告訴我們了。然而他們處於積威之下。天性汨沒。程度不及美國的貧民遠甚。任憑如何受苦。竟沒有一個人前來陳訴的。哥哥觀此情形。思勉力有所作爲。嘗留心考察各部的利弊。哥哥是受過陸軍教育的。海陸軍兩部的內容。一察便知。因此愈不信官樣文章的報告。常常要乘人不備。親去調查。我們常和市長出去。也是爲此。有一次。哥哥在路上。忽然下令往法國醫院。醫院裏一個人。患癩痺症已多年。無端見國王到了。嚇得跳將起來。能行走了。奇怪奇怪。此事若發生於數世紀前。人民必以哥哥爲神聖。我當日隨著哥哥同去。也如天女臨凡。一同可以供在一個小龕子裏。受他們香花膜拜呢。

哥哥每日下午接見來賓。無論何人均可來見。來見的人。有求事的。有獻媚的。形形色色。無奇不有。哥哥忍耐力真好。沒有一個不見。但是來見的人。對著天顏咫尺。都爲禮節所拘束。一毫沒有真趣。雖然晤對一堂。那情意比隔著九重還遠。有一日。我和姊姊接見馬德里婦人。姊姊命一個婦人坐。恰巧有一隻貓睡在椅上。婦人得了令。似奉了詔敕一般。也不看看椅上。就一屁股的坐了。忽然面上紅了又紅。身體動了又動。像很不適意的樣子。姊姊不知其故。還叨叨絮絮的安慰他。我忍不住笑了。一笑。婦人去後。姊姊問我爲什麼好笑。我更笑得話都說不出來。只得喊道。你的貓。你的貓。姊姊方纔想著。去看那貓時。早已嗚呼哀哉了。你想這個婦人。因爲姊姊叫他坐。他就連一隻貓在他臀下掙扎至死。也不敢立起來。可憐可憐。一個公主的威嚴。尙且如此。那君主的威嚴。更可想而知了。照此情形。西班牙王族和人民的階級。相去尙多。堂高簾遠。民情終無上達的時候。就是我們用盡心機。偵察一一。也是管窺蠡測罷了。究竟個中真相。依然似石沉大海。好在一切政治問題。自有哥哥主持。

我們做公主的。也不必去越俎代謀。如今先將我一身的問題。及將來的預測。細細敘述一番。我們是王族中人。不知道的自然說是錦衣玉食。儀態萬方。最快活沒有的了。那知生長天家。有時似天馬不羈。有時又似鸚鵡入籠。這苦樂二字。迭爲乘除。恰好處於相等的地位。忽然而笑。忽然而驚。忽然而喜。我的自由。也與他人相同。至於有友不能濫交。有情不能浪用。婚嫁二字。更不能自由作主。這也是受王族的束縛。待我慢慢的宣講出來。

大凡一個人要敘述他以前的歷史。必定先要將現在的情形比較起來。韶華在眼。輕消遣。過後思量總可憐。也就是這個道理。我前回說的。做了王族。有許多不得已之苦衷。是指著婚姻和恩情不能和常人一樣而言。然而我在當時。也和現在許多的王族一般。金枝玉葉。沉醉春風。什麼事都不在念。那知隙駒不留。尺波電謝。到了今日。翻成不堪回首呢。論起王族婚姻問題。他們有一種理想。是與有生俱來。就是王族必仍與王族結婚。我處此潮流之旋渦中。心目中常常往來的。也只有三種人。

其一是婦人。其二是王族。其三照著西班牙的習慣。想列位也能猜著。就是我前回說的教士了。祇是我三生慧業。未種靈根。任他佛法高深。我總視作野狐衣鉢。對於個中人而談愛情。不要說我從來沒有這個思想。就是聲音笑貌。輕易不同若輩交接。恐怕若輩也萬萬不敢存此妄念呢。

講起馬德里宮內之儀注。繁文縟節。真個麻煩欲死。我遇要謁見哥哥時。就有傳令官請我到哥哥客室中暫待。那時節一定有許多年輕的官員。和戎裝的副官。拱立以俟。好像警蹕的樣子。這事又何苦呢。他們遇著你正眼覷他時。就屏氣攝息。連話也不敢說一句。要是你歪一歪腳兒。或是留神他處。他們不是輟業以嬉。就是喟然而歎。喁喁相勞苦。我曉得他們的脾氣。故意不睬他們。讓他們自由自在。卻暗中偷看他們的奇形怪狀。以爲笑樂。後來告訴哥哥。哥哥也笑不可止。

有時許多的官員和我們同食點心。那禮節更加嚴肅。好像嚴師在前。頑徒斂迹的樣子。却是我也深以爲苦。我的保姆常常對我說。照著西班牙的規矩。朝臣和你講

話。你須垂首視地。若是瞠目直視。就算失禮。我牢記這條訓誡。遇著會食時。他們來同我交談。我連忙看着地下。恭恭敬敬的回答他。祇是誰耐煩幹這種的虛文呢。兩道眼光。時時要想奪著眼簾而出。那知越想如此。越做不會。若在別個西班牙女子。秋波一轉。面面俱圓。早已將四面八方看了一個飽。由別人看來。却依舊是個目不斜視。我雖然是個西班牙人。這雙蠢眼。却失了西班牙人的特性。到了退食自公。那保姆還逼著我練習這眼科的專門學。我恨得什麼似的。學來學去。不過惹得我保姆默然而怒。我哥哥闕然而笑。

西班牙女子還有一種特別的教育。見了男子。猶如一種野獸。若是沒有女侍保護。忽然遇見了男子。就算一樁極危險的事。他們的意思。野獸疏了防閑。不是要擇人而噬麼。這是那裏話起。我先特別反對。閒著無事。常常在哥哥宮中遊玩。凡是哥哥的朋友。都是些朝中貴族。不是大公（西班牙最高位之貴族）的子弟。就是各國公使館中的會員。放鷹馳馬。擊劍投壺。個個都是慘綠少年。自有邁往不屑之韻。我常

與他們上下其議論。覺比著一班到宮內來陪伴我的貴族婦女。真有霄壤之別。究竟他們是遊歷慣的。又是讀書得閒的人。凡是經過的名山大川。名城古蹟。都可與胸中的學問。互相質證。所以一舉一動。迴不猶人。若是這班婦女呢。思想既不發達。經驗又不充足。心頭小鹿。終日憧憧往來的。祇有宗教及意中人兩個念頭。照著我方纔說的。西班牙於男女防閑。也可謂嚴密了。誰知仍有這種流弊。可見斷鶴續鳧。徒事紛擾。天下事但顧形式上的好看。勉強做去。其成效能有幾何呢。

西班牙人對於結婚問題。當著一件極大的典禮。起初新郎新娘。不過同在教堂中厮混。後來新郎要想舉行婚禮。必先通知教士。教士就去詢問新娘的父母。果然雙方允洽。然後預備給婚的手續。行禮的那日早晨。先有一羣人花團錦簇的擁著新娘前行。新郎攜著聖水瓶在教堂外面恭候。等到新娘經過他面前時。就恭恭敬敬的將聖水瓶獻上。另外還要把一封信放在教堂的門口。給行乞的人拾了。可以向收信的人取一筆賑濟的款項。西班牙人萬事脫不了宗教。像這樣的婚禮。名爲鄭

重。實近遊戲。然而這句說話。儵然被西班牙女子聽見。一定又要說我誹謗宗教。他們以爲結婚之始。行了這樣莊嚴神聖的典禮。再也沒有別的變動。誰知秋風紈扇。溝水東西。單就我所見所聞的。也就不止一人一事呢。

我將近十五歲的時候。有一個奧地利皇子。來馬德里謁見我哥哥。我隨著姊妹們去見他。遠遠的在客室中餐桌旁邊。對他行了一個禮。明日清晨。我哥哥對我說。奧地利皇子要想與我訂立婚約。我聽了大驚。這事怎麼會發生呢。我從來沒有同他講過一言半語。也不知愛情從何而起。但是他既然愛我。自然就想娶我。我仔細一想。驚訝的理想。忽爲第二意念所戰勝。覺著婚姻的事。原是一件不可逃避的階級。婚約一定。就算成人。一切倒可無拘無束。不要說別的。像現在宮中保姆的拘文牽義。也嗚嚇得我穀了。若是結婚之後。他不是無權來干涉我麼。只是有一個問題。大足爲此時議婚之阻力。我家中的財產。自遭革命之禍。都已光復個乾淨。若是不先爲預備。我的地位。固然如此。那奧地利皇子。恐怕也沒有財政的特權。到了臨時。一

個奧國的皇子。一個西班牙的公主。共聯秦晉之好。六珈副笄。變成裙布荆釵。豈不是有辱國體。現在我們姊妹的費用。都是哥哥自己腰包中拿出來的。他待姊妹。好像父母之於子女。另外還替我們設法。還替我們存儲款項。要使我們妝奩之費。都在公中支付出來。友于之愛。真是無以復加。我所以要待哥哥的願望圓滿之後。纔議這個婚事。誰知事不由人。不到幾時。究竟我與奧地利皇子的婚約。就祕密的定奪了。列位看著我。不過十餘歲的女子。已經訂立婚約。不是以爲奇怪麼。在我西班牙王族中。却數見不鮮。我的姊姊以薩伯。Isabel 十六歲就出嫁了。還不算十分早。我的姑母楷洛脫。Carlota 十三歲結婚。二十七歲抱孫。做了人家的祖母。這纔叫做納罕呢。

奧地利皇子。雖然與我訂了婚約。可是仍爲禮節束縛。不能一個人單單與我相見。他常常入宮參謁。寒暄已畢。就與我同行於宮中花園之內。這却爲禮法所不禁。但是那防護的女侍。早已在數十武之後。緊緊跟隨。或是在休息室中。遠遠瞻望。若是

沒有女侍。這事仍不准行。有一天。我們在花園中轉了一個灣。恰將女侍的眼光遮住。奧地利皇子趁著這個機會。就連忙親了我一個吻。我返到宮中。就告訴我姊姊。姊姊焦急非常。忙去通知女傅。那位女傅也很爲驚慌。對我說道。你犯了一個大罪。曉得麼。我想我並沒有什麼過失。難道爲這親吻的事情。就失了人格不成。因嚷著說不曉得。他們却當作一件正經事辦。說無論如何。你必須懺悔懺悔。到了明天早上。我就被逼著行懺悔禮了。我在懺悔室中。高聲呼喊。自己宣布罪狀。說我犯了一個大罪。我爲一個皇子親吻。惹得懺悔室近旁的人聽見了。都大笑起來。後來我細細詰問教士。究竟未婚妻爲其未婚夫親吻。這個罪名。成立不成立。那個教士正襟危坐的答道。論起罪名。這也不算什麼。但是有一句緊要的話。可以破你的疑惑。萬一你將來不嫁皇子。這個親吻的事實。豈不是依然存在。不能取消麼。我參了這樣微妙的禪理。就如醍醐灌頂。從前種種。萬念皆灰。有時前塵苦夢。兜上心來。西班牙十五歲的公主。被人親吻。翻成了一件紀念品。一片良知。仍時時在那裏自訟。

奧地利皇子離了西班牙之後。我們時常彼此通信。但雖有此書信自由權。必先經人審定。我寫好之後。就先呈與哥哥檢閱。一個十五歲女子。寫出來的書翰。不是塗鴉。就同畫虎。橫豎總沒有什麼高文深義。也不曉得哥哥看與不看。但是禮數如此。不得不照他辦理。後來我寫信去打聽奧地利宮中的儀注。做個成婚後的預備。回信到來。說是比著馬德里宮中。還要嚴肅。這不是愈進愈難麼。而且成婚以後。便要與我哥哥遠離。輓轡意緒。觸念環生。翻覺訂約的事。未免過於鹵莽。

我們重返西班牙。第一次與哥哥見面的時候。哥哥就告訴我。他與法國孟賓塞爾公爵 Duc de Montpensier 的女兒。有了愛情。公爵的家庭。甚為和靄。現在尙未曉得此事。但是我哥哥一定要娶這位小姐。我母親知道了。却大大的反對。因為革命的原動力。母親去位的遠因近果。皆由公爵一人而起。這件事是人人皆知的。後來我們到了塞維里 Sevilla。住在阿爾克宮 Alcazar。那公爵也有一個藩邸在塞維里。母親待他。却又不念舊惡。只是談起結婚的問題。依然絕端反對。甚至母子之間。

起了一回劇烈的口角。所以我們同哥哥回至馬德里。母親一個人就獨往法國去了。

孟賓塞爾公爵。是法國路易腓立王 King Louis Philippe 的幼子。却是聰敏幹練。和腓立王別個兒子一樣。他娶的公爵夫人。是匪第難多王第七 King Ferdinand 的女兒。與我母親爲姊妹行。却與我父母同日結婚。結婚之後。就一直住在西班牙。我在塞維里時。與我的姨表姊妹。耳鬢廝磨。打得火熱。宛如親生姊妹一般。公爵也視我如寄女。他自己是個冰雪聰明的人。所以就有一種脾氣。專喜歡同聰明的人講話。這也是物從其類的緣故。祇是嫉惡未免過嚴。見了沒有程度和蠢笨的人。他就恨到極頂。不過對於我。却有嗜痂之愛。我也常常將小時情景。告訴公爵。以博他一時的笑樂。

我常有一種思想。將來母親失位共和開幕的歷史編成。必定要鋪張揚厲。把公爵做個西班牙主要人物。我何妨先行記述一二。做個此中人語呢。當公爵初到西班牙

牙之時。他就以全副精神。組織一個自由黨。自己做了黨魁。西班牙人不知其然而然的信從起來。并且另外起個黨名。叫做痾爾良黨 Orleans Party 因爲公爵是痾爾良王族後人的緣故。公爵做這件事情。並不爲什麼虛名。然而實至名歸。免不得歌功頌德。一時聞風興起的人。真是屈指難數。許多著名的文學家。也都前來附和。公爵的地方。變成了一個自由思想最發達的中心點。他最反對的。是守舊黨。這黨中的人。都是有勢力的教士。也就個個反對公爵。然而懾於他的威望。又奈何他不得。在公爵的意思呢。不過想借此改良西班牙的現狀。所以他常常說。要使西班牙成爲一個極快樂的國度。至於自私自利的思想。簡直一毫微影也沒有。他雖然是個法蘭西軍隊中的有名人物。又是西班牙軍隊中的將軍。從來沒有以武力加人。到了母親失位時候。他一舉手間。可以取而代之了。却依然棄如敝屣。但願盡忠黨務。用了許多金錢。扶助黨人。叫他們革除西班牙不良政府之窳敗。後來看看人才難得。一羣黨人也濟不得甚事。所以又想出補救之法。哥哥得登大位。也仗他的運

動。這豈不是他大公無我的強有力證據麼。

我哥哥對於公爵也非常愛戴。單說要娶他的女兒一層。也不知受了多少的嫌疑。犯了多少的不韙。可是我哥哥目光如炬。並不因此而稍有搖惑。他們反對的議論也未嘗不言之有物。持之成理。不是說公爵的勢力太大。要弄成尾大不掉。就說公爵要將他女兒正位中宮。是覬覦西班牙王位的先兆。誰知於事實上。却大大不然呢。照我的眼光看起來。我哥哥同公爵女兒的愛情。總算是王族配偶中。絕無僅有。此中關係。固然是因哥哥和公爵的感情稠摯而起。也因為兩家本是姻好。彼此深知。我哥哥又和公爵的女兒。從小打在一起。青梅竹馬。兩小無猜。所以祇有純潔的愛情。沒有別種的猜忌。

公爵住在塞維里時。想我與他一個兒子。叫做櫻多痕 Ant onel 的。訂立婚約。我與櫻多痕。祇有表兄妹的感情。却無別樣的關係。所以我當時未曾承認。後來我到了馬德里。依舊常常談起此事。我聽慣了。却也不以為意。不多幾時。我就答應了奧地

利皇子的婚約。祇是後來想著。要遠適異國。不免又有些懊悔起來。我哥哥却質問我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倘若你許了櫻多痕。不是我們永遠不相離麼。一方面博得翁舅的歡心。一方面可與親愛的哥哥。花萼長春。永享天倫之樂。真是一舉兩得。如今嫁了他人。不是這樣。就是那樣。恐怕總有些過不慣呢。我聽了這話。不恨別個。只恨我當時決斷力太薄弱。現在已作不繫之舟。不久就要漂流海國。我也祇好聽其自然。領略這轉蓬身世的况味便了。

話雖如此。那位公爵。却像壯我膽子的緣故。把他結婚時的趣史來告訴我。原來公爵結婚時。我的姨母。年方十四歲。一句法國話都不會說。至於公爵呢。又於西班牙話。全然不知。結婚那日。係與我父母同日行禮。自然鬧熱非凡。到得酒闌人散。祇賸公爵與新夫人兩個在房中。我的姨母。是從來沒有經過這種境況的。空房小膽。嚇得哭將出來。公爵要想用說話去勸慰他。又不知如何說法。就是說出來。我的姨母也一句不懂。正在急得無可如何。兩眼瞧著房中出神的時候。忽然看見簾衣微動。

留神細看。原來有一戴羽冠的婦人。在那裏窺探。公爵大怒。立刻趕將前去。把一個宮女拖出。自己心中的懊悶。和新夫人的憂愁。一齊發洩。在這個宮女身上。重重的把他頭上打了一頓。這個宮女以爲公爵誤會他的意思。就說我並非敢來窺探。因爲新夫人年紀小。一個人和公爵在一起。恐怕他膽小。所以我們宮女。互相議定。輪流派一個人在簾外遠遠的守望。算是給暗號與新夫人。叫他曉得有人保護。不要驚恐的緣故。公爵聽了。老大不自在。意思要想把這個宮女痛罵一場。說這是西班牙特別的規矩。誰也沒有聽見這種事情的。後來轉過來一想。這事也在情理之中。既然新夫人年紀小。自然應該有人保護。所以忍住了氣。沒有作聲。公爵把這話來告訴我。分明於慰藉之中。寓嘲笑之意。說我將來遠適異國。自然也有人保護。只是這個保護的人。不要也飽新郎的老拳就好了。我聽了。也就付之一笑。公爵爲人。堅決非凡。他對於我哥哥及我。雖然異常歡洽。但是我問起他國家大事。他終抱著不言溫室樹的宗旨。不肯將自己主意說出。有時被我問急了。他就說道。

這種事情麼。我自己還沒有曉得怎樣。怎麼能將我的主意告你。現在的局勢。白雲蒼狗。變幻無常。就像從前革命的事業。誰也料他不到。你看著罷哩。照這樣看來。公爵的人是很固執的了。然而他圓通的地方。亦復不少。我姨母最信仰宗教。他就皈依教下。可是有一件。他從來不肯至教堂中懺悔。有時家中有事。喚教士來行典禮。他限著二十分鐘的限期。常常把眼睛看著壁上的自鳴鐘。等到二十分鐘。將近到了。他就嚷著叫家人看好教士。不要延長晷刻。那些教士也趕忙料理一切。匆匆的分道而去。不敢惹公爵的怨怒。

公爵的儀表。靄然有容。蒼顏鶴髮。很像家長的樣子。他最喜歡和人交接。每天晚上。一定約了許多人。前來商議要政。倘然這些座客。有了倦容。他就請出公爵夫人來。和他們周旋。或是閒談。或是行別種玩樂的事。趁著此時。大家可以休息休息。重新將精神奮發起來。這也無非叫人不要倦怠的意思。公爵生平。最恨人不知振作。他常說懶怠爲萬惡之媒。朝廷之上。有一種最劇烈的傳染病。這種傳染病的名目。就

是懶惰二字。

說起懶惰二字。我們做公主的最易犯著這病。一個國王。或是王子。究竟常常有事。情要做。一個公主。叫他去做什麼事呢。年輕貴婦。比著工作的婦女。自然懶惰許多。公主比著年輕貴婦。却又不同。養尊處優。階級高了一級。懶惰也就進了一層。一些不會錯誤的。祇是我呢。却決不甘心懶惰自處。趁著這未嫁時候。常常練習功課。各國言語哩。風琴哩。唱歌哩。塗篋哩。圖畫哩。十年之中。沒有一日間斷。最是注意的。尤在讀書及作文二事。西班牙人常說公主沒有一個聰明的。照著西班牙的風俗。人家蓋造屋宇。必請一位公主去監立柱礎。我在馬德里時。也曾盡過這種義務。在西班牙人目光中看起來。就覺著凡是做公主的。除了這件事之外。沒有別事可做。這種議論。我聽了耳中生稜。所以愈加勤奮。要做個破天荒的榜樣。給他們看。

此外還有我們做公主的接見賓客時之普通謬誤。我可說出來給諸君一笑。這種謬誤。並非別樣。不過是不善辭令。凡是一個公主。初見了一個女客。他必低低問道。

你已經出嫁麼。你的兒女多麼。這兩句說話。算是必不可少之虛文。說的時候。還要微微含著笑容。可是一個生客。本來與主人情意未孚。再給這種虛文束縛。越發弄得疎遠了。我想這種婆婆媽媽的酬酢。倒像支那人所爲。其實做了公主。體制攸關。高軒蒞止。常日往還。縱然不談國計民生。常常死守著幾句印板的說話。當作教科書背誦。自己也覺得討厭。何妨卽景生情。隨時胡謔幾句來敷衍呢。有一天。我們王族。在禮拜堂中行禮。我一眼看見一個人。衣上懸了黑紗。曉得他必有哀痛的事情。那時在我前面的人。與他晤談。仍是幾句老例痛癢毫不相關的說話。等到我與他相見時。我就說道。聞君失意。至爲感悼。前面的人聽了。大爲驚訝。覺著他們沒有談起這話。有失禮節。事畢之後。他們紛紛問道。你怎麼會記得此事。他又究竟死了何人。我說我怎麼曉得呢。我也不過察言觀色。擬議得之罷哩。他們聽著。又以爲奇妙不可思議。其實這種事。算得什麼。若論機警。千變萬化。那一樁不可引人注意。不過王族中人。自當格外留神罷了。

我哥哥娶了公爵的女兒麥茜絲 Mercedes 之後。我家屬中又添了一個美麗而兼活潑的社員。但是我們與麥茜絲的感情深了許多。與哥哥的友愛就不免略減了些。在此時期內。凡是哥哥宣進宮來陪伴我們的大公女兒。我也都與他冷落了些。爲什麼緣故呢。這班女兒除了打球之外。一事都用他不著。就是打球也無精無采的。有時我與他們同車而載。他們一定要勸我到公園中去。那裏有許多的五陵年少。鮮衣怒馬。競逐豪華。他們看見了。兩隻眼睛就忙個不了。在車上所說的也無非是情愛之事。聽了實在乏味。我在馬德里既久。認識的西班牙少年也實在不少。他們處此習慣之中。久已與之同化。把個風月閒評。當作口頭禪語。有時自詡多情。若可掬心相示。我不覺好笑起來。這種議論。豈可對公主酬酢的。不要說他的心誠不誠。他的腦筋恐怕先有些紊亂了。

我每天晚上到戲院中去聽戲。我哥哥於音樂一道最爲反對。他說鼓吹滿場。我祇當作村厖羣吠。所以我祇與姊妹們及幾個女侍同去。有一晚我們同往劇場。剛剛

走到半途。忽遇著一樁意外的事。這種事情除了西班牙。別國再也不會發生的。我前回不是說西班牙教士勢力最大麼。凡是人家請教士去爲垂死之人祈禱。教士須立刻帶了一個侍者。手裏攜著一個搖鈴。步行而往。若是路上遇著馬車。不論破敗不堪。或是租賃來的。聽了鈴聲。皆應該停著。請教士同坐。後來重新遇著華麗或是精緻的馬車。車中的主人。聽了鈴聲。又須請教士舍了前車。來換乘自己的。若是遇著王族的馬車。那是更奇怪了。這位王族。非但要請教士過來同坐。還要跟他到病人家裏。跪於死人面前。一同行祈禱的禮。算是爲死人懺悔。禱告冥福。是日之晚。我方同一個公主同乘一車。這位公主頗喜修飾。著了一件光耀奪目的綠色晚服。胸前都是珍珠飾物。冠上嵌了無數的鑽石。剛剛離了王宮。就遠遠的聽見鈴聲。我嚷著不好。不要撞到死人家裏去。方命御者回車。偏偏這個公主。又是迷信宗教的。他說明知故避。這瀆神的罪名。正自不小哩。正在爭執的時候。教士到了。祇得與之同載。我們只好屈尊一同前往病室。旋見一個病人。仰臥牀上。他患的是熱病。面前

還點著一枝巨大的神燭。這不是格外增進他的熱度麼。我們入室的時候。他橫睜兩眼。看著我們。忽見那個公主明晃晃的射眼衣服哩。裝飾哩。沒有一樣不特別的。疑心是天神天女。或是一種魔鬼。要來捉他去了。連忙在牀上掙扎起來。把他顫動的手指。指著公主。要想大罵。可是一絲半氣也罵不出什麼。那時我方以手掩面。跪於他的牀下。等到教士禱告禮已畢。一溜煙的跑將出來。跳上馬車就走。後來聽說。不到幾分鐘的時候。這個病人就離了五濁世界。到西方極樂天去了。

這種舉動。於衛生上大有妨礙。一個好好的人。無端要去親近風馬牛不相及的病鬼。豈不奇而尤奇。有一次。我們還遇著一個患天花的人。我跪在病人所枕之枕上。替他禱告。若是傳染出來。豈不可怕。然而西班牙人並不注意於此。他們以為神靈保護。自有一種活潑的生氣。能毅祛除病魔的纏擾。在西班牙南部的人。個個多享期。願耄耋之壽。說起他們的年齡。還令人不相信呢。

我常懸想。凡不是王族中人。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做王族的苦處。王族的家庭。範圍

極小。儀節極大。因爲那繁文縟節的緣故。越把這個家庭弄得窄隘起來。局外的人。雖然也有些見見聞聞。究竟不能身親其境。那裏能窺悉底蘊。王族既然離羣獨立。又抱著閉關自守不許開放的主義。家庭瑣碎。觸鬥蠻爭。也成了一個小小的天地。只是脫離塵境。參透枯禪。比較起來。倒像一種修真的古廟。我們做了個中人。四面還用高牆峻宇。緊緊圍住。想起來有什麼樂趣呢。

我哥哥對於西班牙種種積習。未嘗不奮發有爲。想一洗舊染之污。孜孜爲治。昕夕不遑。祇是改革二字。談何容易。不要說築室道謀。不能有所作爲。就使暮四朝三。也不過徒事紛更罷哩。當著我哥哥卽位之初。自由和守舊兩黨。爭奪了好幾番。入主出奴。凡是反對的人。均以全力抵制。後來聽說兩黨各泯猜嫌。遇著御前會議。依舊一同列席。此中原因。或者由於哥哥之善於操縱而起。事關君國。非兒女所當干預。雲煙過眼。微影不留。往事回思。我也祇付諸不求甚解。

我哥哥避暑於蘭格倫傑宮 Summer palace of La granja 時。我們扈蹕同往。馬德

里宮中女侍也盡室以行。蘭格倫傑爲西班牙之維薩里。一切建築也都仿著維薩里的樣子。我們到了那裏。精神頓時活潑起來。有時一竿煙水。樂志垂綸。有時衣短後衣。臂鷹策馬。馳逐於長林豐草中。雨血風毛。更有一種天然樂趣。遇著林花寫韻。好鳥弄晴。我們就舉行遠足隊。凡是名勝之處。都去旅游。人人說英國的鄉野百姓。最會行樂。我們現在不是與他一樣麼。有時我們到三塔潭 Santander 去洗海浴。就招著村人同去。真是鷗鳥不驚。形影相答。墜歡追拾。我那時一寸靈犀中。又如黍谷春滿滿的貯著穠芳馥郁的理想。

講起西班牙人的缺點。有一事與政府諸公絕端反對。此事雖係我們女界之羞污。却是朝中一般貴族所釀成。所以他們最怕人將這事宣布出來。凡西班牙女子出嫁之後。倘遇其夫不在家中。一個客也不許接見。也不許一個人走到街上。至於離婚等事。自然更不許實行了。簡而言之。西班牙男子的嫉妒心。發達已臻極點。祇是輕雲出岫。漏洩春光。這偷寒送暖的風流佳話。依舊常常聽見。在男子算格外防範。

在女子也嚴守祕密。返而求諸事實。也不過多留一笑柄罷哩。

西班牙廝身政界的人。都是幾個貴族。此事也爲別國所罕見。不要說別的。我曾到過法國。就以法國比較起來。朝中的人。除了國王和幾個輔翼的大臣。或爲法官。或爲律師。或爲學界中人。或爲工藝專家。或爲大學教員。或爲機械工程師。以及管理一切公共事業的技師。此外還有許多海陸軍人員。濟濟一堂。冠裳鱗集。西班牙却從來沒有看見。無論什麼事。總是幾個貴族在那裏胡攪。所以朝中事情。也沒有別的可談。這班貴族。閒著無事。朝夕以打牌爲樂。牌上刻的兔子哩。鷓鴣哩。他們就算是打獵。真真請他們去馳馬試劍。他們就謹謝不敏。西班牙在這個時期。打獵的事。祇算是下等社會的消遣品。此外他們却喜歡音樂。所以我們也立了一個音樂會。而且式歌且舞。連類相及。跳舞的事。也流行於一時。有時來了幾個外國的客人。高談雄辯。語語都有價值。貴族聽了。反覺生厭。論起貴族的外表。儼乎有容。又是尊嚴。又是華貴。祇可惜活潑的精神。不要說軀壳上沒有顯著。恐怕他的心裏。也從來沒

有夢見。

我們常常與外交家接近。外交二字。總算占國事上最重要的地位。折衝樽俎。玉帛敦槃。以一。人代表全國。正自非同小可。那知近來的外交家。一落千丈。除了傳遞國書以外。一點權力也沒有。在國家的眼光看起來。也不過當作一個寄書郵罷了。做外交官的人。程度愈低。國家委託的責任愈輕。人家有了子弟。或是讀書不慧。家長就叫他去學習外交事業。所以造就出來的一班外交家。到了別國婚喪喜慶。祇可借重他做個贊禮的儻相。燕賀典祝。又不免借重他做個登場的傀儡。若是俄羅斯人。或南部諸國的人。更喜歡結交在政界上占有勢力的眷屬。以刺取國際上的秘密。

普通的警告。不是有謹防扒手四字麼。凡是公共集會的地方。以及宮中會議之處。也學著這個法子。大書特書謹防外交家。此事也難怪他們過於防範。英國人同瑞典人。光明磊落。頗不喜行蹤詭祕。其餘的人。大半是國家的偵探。做了衣冠中人。徧

喜立在人家屋簷下。探聽私語。一班無知無識的婦人。見了他們的脅肩諂笑。當作厚意深情。就不知不覺的入了他的彀中。將重要的國事。在他口內漏洩出去。這種事情。豈是高尙的人做的。然而樂此不疲者。仍舊不少。不過他們失敗的地方。也屢見不一見。聽了一句絕無價值的囁語。就當做一樁重要的關係。函電星馳。立刻報告自己的國內。這也是沒有學識的緣故。我冷眼旁觀。不覺失笑。有時與他們晤談。他們津津樂道的。不是說到了甲國優禮有加。就是說到了乙國。又受特別的歡迎。這就可想見他們的程度了。

這種外交上的趣史。也不必瑣瑣記述。我們在那個時候。慘綠華年。天倫暢敘。自有一種歡娛的景象。不致爲外物所奪。我哥哥同他的夫人。新婚燕爾。其樂孔嘉。他們的愉快。影響及於他人。就是他人的幸福。因爲我哥哥正當興高采烈之時。什麼事都用全力對付。政治也較前改良了。國勢較前也強盛了。以精銳的眼光。行堅忍的手段。鏗而不舍。原不難收一美滿之效果。那知剛剛到了六個月。這位年幼的新王

后。忽然小產起來。起病爲幾個庸醫所誤。當著是窒扶斯寒熱病。藥不對症。血內受了毒質。遂輕輕把一個美麗賢淑的王后深深葬玉。鬱鬱埋香。我哥哥經此劇烈之痛。平日雄心。又不禁受了一個大大的挫折。

悲王后葬於哀思宮。營葬既畢。我哥哥神傷奉倩。枯坐宮中。每天必定要費數小時的時間。到王后墓地所在。省覽一周。我們勸他遠離。他只作掩耳不聞。此時正是夏月中旬。熱度最劇烈的時候。哥哥對著一坯黃土出神。炎威鑠體。也不覺苦照著他那時的情形。只有悼亡二字。在他心中迴旋往復。此外什麼事都不在念。國事固置腦後。就是我們家庭中。人也無由與他親近。鰥魚長夜。侵曉失眠。我們苦苦的勸他。或是在早上五時左右。或是趁夕陽在山時候。騎一回馬。到外面吸收新鮮空氣。祇此一端。也勸了幾個月。纔有成效。西班牙人不曉得他是傷心達於極點。見著一個英姿颯爽的國王。忽然噤若寒蟬。就嚷著說他患了瘋病。這個消息。喧傳一時。哥哥也不以爲意。祇有我們代爲擔憂。恐怕他久而久之。淘壞了自己的身體。

哥哥身上有個小瘤。這是我家世襲體質虛弱的標記。我的肺經最易感病。但是做了王族。養尊處優。我們復留意與病魔相搏。所以尙稱頑健。祇是我妹妹碧蘭。却過於文弱。常常三好兩歹的。有時發一種皮膚病。醫生勸他常作山居。常浴海水。我們到了此間。略一大意。他就患了腦膜炎。剛剛到了兩天。就一病不起。此事不得不歸咎於西班牙人醫藥的經驗過於薄弱。一個村野之中。種種教育。不過沾溉教會中人的餘潤。病院中都是幾個女尼作主。既沒有好好的助手。就是有了助手。也沒有好好的藥。供他應用。怎能穀不草菅人命呢。

哥哥悼亡之後。元氣大傷。到得重整精神。管理朝政。起初仍是無精打彩。後來稍稍回復。可是年少的情性。快樂的觀念。早隨著他的夫人。消歸烏有。幸他尙能保守平日精細和活潑的態度。論他春秋鼎盛。年方二十。却因憂傷憔悴。蒼然在鬢。好像很有年紀的人。他那時尙沒有子嗣。政府中人因此提議續娶。只是哥哥却淡然處之。政府中人紛紛以嗣君爲重。議論不已。哥哥也不免爲其所奪。越是尊居九五。越不

能享愛戀自由的幸福。古之人有薄天子而不爲。真是善於尋樂呢。

在那個時候。哥哥重新與我們親近起來。我因此得詳聆其所抱之政策。他說歐洲戰爭時代已過。現在立國的方針。應從發達工藝入手。所以他除了練兵閱操的時候。從來不服軍服。有幾個國王。無事也穿了軍服。扮作軍人模樣。算是美觀。他見了就要好笑。此外遇製造軍械。籌備軍費等事。他必精心擘畫。不肯浪費一錢。總而言之。他所做的事。務求實在。不尙虛名。最反對的。就是好大喜功四字。

哥哥常常游說大公子弟。到陸軍中去充當職務。他的意思。職業爲立身之本。無論何人。總應該尋一事情去做。那知誨者諄諄。聽者藐藐。西班牙的貴族。個個富有田產。祇知保守家資。以爲快樂。他們稱呼孟賓塞爾公爵爲賣橙人。因爲公爵每年必將園中所有橙子。一齊運到英國去易錢。不肯使一顆半顆。腐爛於地上。這個舉動。可以代表全體的貴族。他們愛的是金錢。然而要金錢自己送到門上來。若是要用勞力去交換。就覺有些不高興。仗著國家的庇蔭。財產要增進的。名譽要尊重的。

若是叫他報答朝廷一二。就掉頭不顧。不要說別的。像我上文所說的外交人員。他們能穀爲國家出力的地方。也太覺狹窄了。

西班牙各種礦務。和各種工藝的製造廠。因爲本國人不能辦理。就一古腦兒都在外人掌握之中。可笑西班牙人。不恨自己的程度不到。反恨外人阻止了他們實習的機會。哥哥絕端反對。想著空言無效。就以身作則。常常親至各國考察。把各國進步的要素。灌輸於自己的國內。而且他於這項考察事情。非凡鄭重。先提議於國會全體通過。然後再通告人民。剴切曉諭。西班牙那時最缺乏的。就是鐵路。哥哥繪圖立說。預備建築。并且未雨綢繆。先籌劃這筆經費。祇是說起成效。却有限得很。最反對此等公共事業。就是西班牙一班不名譽的官吏。哥哥提起全神。終日與他們鏖戰。這班官吏中。又以管理海關徵集課稅。以及稽核政府收入的人。勢力最巨。哥哥雖所向克捷。却也頓兵堅甲。昕夕不遑。西班牙人雖然腐敗。對著君主的尊嚴。尙肯服從壓力。所以弄到後來。居然違犯公法的人。日見其少。哥哥欣然自負。常常對我

說道。以現在國事而論。雖不能弊絕風清。只是比較已往。預想未來。進而愈上。是可以斷言的。我也常對哥哥說。幸虧你做了國王。若是換了我呢。做已弄得不知所云。我心直口快。不可說的。想著說。就要說。不可做的。想著做。也要做。哥哥却靜默堅忍。非到事機純熟的時候。不肯顯露他一己的意見。

哥哥續娶的事情。都由我的姊姊以薩伯。同他的女傅兩個人經理。這位女傅是個教會中人。自然偏重宗教一方面。經幾度的磋商。纔議定與奧地利公主梅麗蕊力絲丁 Maria Cristina 結婚。時距哥哥悼亡之期。將近一年。成婚之後。生了兩個女兒。襁褓中就夭逝了。後來又生了一個遺腹子。就是現在的國王。是哥哥薨逝後六個月生的。哥哥薨於一千八百八十五年的十一月內。但在是年十月中。我們已知其病入膏肓。論起哥哥的體質。也算強壯。祇是求治太急。勞心太過。仗著身體健康。飲食素不講究。起居也不注意。又喜以冷水洗浴。人人說此事最傷肺部。哥哥習以為常。倒也沒有患病的朕兆。醫生等或者早已窺見癥結。但也不肯通知我們。我

們所驚慮的。哥哥忽然稱藥量水研求一己的衛生。到得十月中。他就自稱病劇。醫生也忽而報告我們。哥哥的肺部。已不可收拾。話雖如此。我們仍舊嚴守祕密。恐怕一經散布。國事受了影響。我們還陪著哥哥到山中去靜養。那知曇花幻劫。藥石無靈。不多幾時。他就患肺部出血。氣息覺著窒塞起來。忽忽的就脫離五濁世界去了。哥哥薨逝之後。也葬於哀思宮。我們想著。常要發笑。哀思宮是王族彙葬的所在。黃土歸真。棲神古穴。依然有兄弟夫婦父子等天倫之樂。真是軒冕何榮。夜臺何苦呢。哥哥的不祿。就是西班牙的不幸。哥哥在西班牙有絕大的權力。可以操縱自如。倘使天假之年。必能使憲法上放一異采。而且他一有種魔力。能以溫和的手段。慢慢的深入於各人腦筋中。使他們頑廉懦立。他抱定宗旨。以工藝的普及。濟社會的艱窘。又要當他在位之時。使教會中的講壇。一齊變作公共辦事之所。可憐此願未償。他一死之後。王族的勢力。仍爲教會所戰勝。到了現在。事過境遷。又都讓幾個教會中人。在那裏飛揚跋扈了。

我自從哥哥薨逝之後。也忽忽若有所失。一切都抱悲觀。我又沒有友朋之樂。終日聚首的。不過孟賓塞爾公爵家人。同我一個小小的家屬。有時到宮外散步。覺得天地異色。故鄉雖好。翻同異地飄零。那時宗教勢力。蔓延全國。我這個鈍根人。又與他格格不入。實在教中的行爲。也沒有叫我服從的價值。就以馬德里的事情。來做比例。他們最視爲光榮神聖的祭祀。叫做上帝之面。說是耶穌被殺於十字架時。在路上用手巾拭他面上的血汗。這方手巾上。就印了耶穌的肖像。成爲一件法寶。後人什襲珍藏。遇祭賽時候。陳列於玻璃廚中。衆人前去親吻。以求福佑。祭賽的前兩天。先將這件法寶。恭恭敬敬取出。置於禮拜堂的左近。四面蓋了蘆棚。任人頂禮遊玩。飲酒跳舞。爭鬧的聲音。紛然並作。鬧得終夜不安。等到他們去向上帝之面行親吻禮時。酒氣薰天。胡言亂語。上帝有知。恐怕也不來睜饜。教中的事情。皆作如是觀。教中的人才。也橫來豎去。跳不出這個範圍。我方情傷手足。復看了這種現狀。不要說略減哀思。反而增進愁悶。一心一意的。總想遠離西班牙。但是我還沒有出嫁。一時

也不能如願。誰知後來我仍與孟賓塞爾公爵的兒子櫻多痕結婚。此事我哥哥最爲贊成。不曉得昔日戲言。竟成事實。哥哥已不及見。至於我取消舊約。另結新婚。也有一個委曲求全的苦衷。西班牙政府中人。以爲哥哥薨逝。國是未定。孟賓塞爾公爵。在政界上最有勢力。恐怕他野心勃勃。或是干預朝政。或且重爲第三次的革命。所以要求我與他兒子結婚。要想以婚姻的關係。消弭一切的禍患。我若不允。他們就起了絕大的恐慌。這種推測。可稱謬妄。但是我與公爵。感情素摯。有此因緣。我視公爵如父。公爵視我如女。倒也各得其所。但在政府中人。視此事爲國家安危所繫。還要逼著我們早行嘉禮。以達他們圓滿的期望。我在那時。輕雲舒卷。來去無心。猶如哥哥悼亡之後。大家請他續娶。一毫都不放在心上。

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十一月。離哥哥去世之期。剛及一月。我的結婚之期。經王族議定。在來年二月舉行。我還記得此事。公布之後。有一個女友。前來看我。這位女郎。年紀與我彷彿。却有意修真。要到古廟中去參禪。特來與我作別。我對他說道。你比我

快樂許多了。我心喪未畢。遽議婚姻。正有無限的悲痛呢。聽見我這句說話的人。大爲反對。說我有了這等思想。必於前途不吉。我說任他如何不吉。至多一死罷哩。他們聽了。也沒得再說。到了來年。定的吉期。是二月念六號。但在二月中旬。我就患寒熱症。很像是咽喉炎。吉期已屆。我正病得垂危。婚事只得展緩。不多幾時。病體居然告愈。三月五號晚上。我到了一間極大的客室中。當著證人簽了婚約。明日就在王族禮拜堂中行禮。我新病甫愈。尙是無精打彩。禮拜堂中。因在國喪之內。滿懸黑色的挂件。越發助我的悽慘。成婚之後。到阿倫茄 *Aranjuez* 宮中去度蜜月。仍是悶悶不樂的。幸虧照著宮中的儀注。侍從的人極多。我可以不至於寂寞。

讀書的人。當曉得做了王族。婚姻最不能自由。越是國王。越發因爲國際關係。必定要娶一別國的公主。來做王后。至於這位公主的相貌。是否美麗。品行是否賢淑。和國王的情愫。是否水乳交融。都付諸不論不議。本爲陌路。忽同衾裯。生人的樂趣。不免有些缺陷。事勢所迫。寢成習俗。國王的地位。較平民高了許多。國王的樂趣。就較

平民也滅了許多。在王后一方面呢。又因母儀天下。處處受繁文縟節的束縛。一片天真。枯亡殆盡。有的就因此迷信宗教。六時禱告。五體皈依。借這虛無渺茫的冥福。慰藉他一已的身世。

我雖不是信教的人。幸虧還不是王后。蜜月既過。重返馬德里。漸漸脫離王族的範圍。領略自由的佳趣。我們並不返至宮中。另外住在一個地方。屋宇雖不寬廣。却有園亭花木之勝。祇是王族的束縛。雖然廢弛。家庭的瑣碎。又來纏擾。做了一家的女主人。說不得事事不管。閨中盥洗。廚下羹湯。忽而擾我清夢。正有魯濱孫飄流海島時。一身兼作僕之慨。祇可仗著金錢的作用。稍節勞力。我於金錢。本不甚愛惜。身非守財奴。秉著母親的遺傳性。越發不以阿堵物爲意。想到我母親往事。我常常要好笑起來。當他在位時。有一天。忽然吩咐他一個大臣。要賞給某人一宗鉅款。他說得數目太多。這位大臣就回答道。陛下。這不是爲數太鉅麼。母親道。這就算太多麼。但總要付給他的。這位大臣心生一計。發出一個命令。叫把這宗款項。一齊取了現銀。

送到宮中堆積於母親的寫字檯上。母親忽然看見無數的貨幣。驚問要他何用。大臣道。這不是陛下命我付給某某的麼。母親到這個時候。纔曉得說的數目。果然太多。就嚷著說我錯了。我錯了。一面從大堆中取了一堆的貨幣。遞給這位大臣道。你把這些賞他。已經儘數。在他已算是格外的恩典了。其餘留下的貨幣。就仍命大臣攜回。

我住在那裏第一樁自由。就是輕車簡從。沒有女侍的紛擾。西班牙宮主。那個不賓從如雲。我總算第一個別開生面。園林小築。室有琴書。興之所至。歌聲淵淵。出金石。凡是做公主的。個個曉得此中樂趣。我想綺羅的況味。總敵不過這天然的閒適。我那時野性難馴。還想出種種行樂的方法。有一日午後。我們夫婦二人。散步郊外。既沒有車馬。也沒有護衛的人。好景當前。忘路遠近。走到後來。我實在走不動了。路上什麼車子都沒有。只有一部電車。我夫婦兩個。就跳上電車中去。乘客認得我們。大爲驚訝。秩序忽然擾亂。管車的人。當作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慌忙把車停了。等到

我們細細解釋。乘客纔各安坐位。車也照舊開行。可是我回家之後。回想前情。覺得自己未免過於脫略。坐在車中。也覺得很不適意。後來我在馬德里。就再也不去乘坐電車了。

那時我們雖不住在宮中。有什麼事情。仍常常入宮赴讌。五月十七號。西班牙新王誕生。是這最大之典禮。我們又應召入宮。新王的名字。起初想叫匪地難多。Ferdinand。以避亞方朔第十三 Alfonso XIII 不吉的名稱。後來爲著紀念他父親緣故。仍襲用亞方朔名目。定名爲 Alfonso XIII, Lion Fernando mario Isidro Santiago Tescual y Anton。我的母親還嫌這個名稱。太爲簡單。他肇錫我們的嘉名。每人至少有十二個字呢。又過了一月。那位攝政的王后。又在王族禮拜堂中。爲這個新王行了洗禮。莊嚴璀璨。典麗裔皇。又著實熱鬧了一番。

雙丸跳蕩時。已中夏。我急欲離開西班牙。并望重返巴黎。去問候各位親戚。孟賓塞爾公爵。忽然齋一惡消息來。說荷爾良家族。將被逐於法國。此說果確。我們當至瑞

士避暑。六月下澣。又得了一個好消息。原來法蘭西政府。因爲疴爾良後人。巴黎的伯爵。犯了國法。所以僅將伯爵宣布驅逐出國。沒入他的家產。其餘一概不問。七月初。我夫婦兩人。就同公爵及公爵夫人。逕赴巴黎去迎接伯爵和他的眷屬。我從此又在別一天地之內。宮闈的拘禁。相去愈遠。所得之樂趣。自然愈積愈多。雖然做了天潢貴冑。說不得放浪形骸。究竟少了他人的監督。比較往時。終覺著自由許多了。(完)

商 務 印 書 館 彩 印

民 國 四 年 適 用 之 新 地 圖

高等小
學適用 **中華新地圖**

角四

是圖首列中華民國全圖。次各省及各特別區域蒙古西藏青海等圖。共二十六幅。形勢明晰。調查精確。本館出版之高小共和國教科書新地理及教授法中所見之地名。一一載入。新改縣名。附注舊稱。商埠鐵路。詳細調查。皆以民國三年十二月底為斷。最新最備。

教科
適用 **中華分道圖**

角八

民國成立。政治更新。全國疆域。迭有變更。是圖按照最新區畫編製。所有各道區域。改正界線。一一註入。各縣新名。附註舊稱。尤便觀覽。全圖闊四十三寸。長三十一寸。銅版精鑄。字跡清晰。紙張堅厚。彩色鮮明。誠我國空前未有之最新地圖。另附行政區劃一覽表一册。檢查極便。

教科
適用 **中華地文圖**

刊近

我國疆域遼闊。陸地之高低。江海之深淺。相差甚遠。非圖不明。是圖依據歐美新測各圖。放大摹繪。陸高水深。悉以顏色分別。一目了然。而山脈河流。折衷中西學說。攷訂尤詳。誠研究地理者所不可不備者也。

教科
適用 **五洲新圖**

刊近

是圖採取歐美新出各圖。參互摹繪。圖中地名。悉從舊譯。並附英文原名。以便對證。各國疆域。詳加考正。一洲一大幅。甚便教授。歐洲一幅。於今日時局。至有關係。現已付印。其餘陸續出版。